

# 缠中说禅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序）

倘无禅宗，曾以儒道为主之中华古文化，本不足道；倘无禅宗，中华古文明亦难至如今不可企及之高度。盖中华古文明、中华古文化，得禅宗而孤峰直上、傲然于世。宋明理学、心学，窃禅宗之残羹冷炙犹可蔚为大观，岂论禅宗哉！

达磨东来，只履西归。壁立千峰，拈花之旨于挑水担柴间逗漏；花开五叶，救世之心从名宗判教处显扬。玄沙云：“若论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结契卖与诸人了也，只有中心树子犹属老僧在。”穷诸玄辩，竭世枢机，若太虚一毫，似巨壑一滴。永明曰：“一夏与兄弟东语西话，看翠岩眉毛在么？”人人无始以来，东语西话、此生彼灭，且看眉毛在么？

世间、出世间一切学问、知识，无论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社会、信仰，诸如此类、三教九流、东圣西哲、神魔鬼怪，皆不出此“穷诸玄辩，竭世枢机”矣。徒叹一毫置太虚、一滴投巨壑者，大似无病呻吟，岂知太虚置一毫、巨壑投一滴，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哉！

千载以来，谈禅成缠，以学问、实践为禅者，古今多矣。焉知禅者，非学问即学问，非实践即实践，非知即知，非行即行，非心即心，非物即物乎？诸如学问、实践、知行、心物者，皆无端自缠自绑也！

盖禅宗，自云门、法眼以来，公案、话头诸法门大开，而宗门日益凋零。所谓各派宗师，自眼不明、盲传瞎练，禅于此而日益学问化、实践化、儒道化、政治化、神秘化，其败不足怪矣。倘以禅宗为儒道之文字学问、身心修炼，则其解可笑而可怜也。禅者，天地不能盖、古今不能载，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岂可画地自牢、徒困化城哉！

世之无禅，如人之无眼。人之无眼，犹可以耳舌鼻身意替之；世之无禅，则替无可替矣。然禅者，无得无失，吾非忧禅之无，忧世人之失眠而老婆心切固有此书矣。本书以最平实之角度、最宽广之宽度，还禅宗之本来面目、呈中西文化最深层之交锋，析世间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社会等最全面之问题。此间，惟以见地、不以名闻，古今名哲、大德皆难逃检点，狮子、野狐，不辩而自辩也。

诗曰：

渺渺天涯渺渺秋，绮霞烟水自空流。谁怜西岭西风后，满地相思满地愁！

满城风雨满城秋，一水横空天地流。独上孤峰倾百斗，披云啸尽古今愁。

一番风雨一番秋，依旧青山枕碧流。溅血长虹贯天地，羲和鞭堕六龙愁。

万古长空春复秋，一朝风月乍星流。乱峰深处斜阳下，木落花飞愁自愁。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一）

有这般汉，误认禅宗“不立文字”之旨，妄执离言，不知离言即言、言即离言，立而不立、言而无言；有这般汉，误认禅那、禅定、坐禅为禅，如磨砖求镜，可笑可怜；有这般汉，误认解脱是禅，不知可解脱者非解脱，真解脱者无解脱，无人缚尔，谁求解脱？有这般汉，误认上帝一类物事是禅，而禅者非生非灭，即生即灭，与上帝等臆测之物何干？有这般汉，误认佛境界为禅，不知佛魔一如、净污无二，非佛非魔、即佛即魔，踏破毗卢顶上行，天堂地狱任来往，谁佛谁境界？有这般汉，误认我是禅、心即佛，不知禅者非心非佛、即心即佛，我而非我、非我而我；有这般汉，误认无修无证为禅，而有修有证又何曾有修有证，修而无修、证而无证，禅者，非修即修、非证即证，本无可证、证无可本，又无修无证何为？有这般汉，误认任运自然为禅，而谁任谁运？无自非然、无然非自，非任非运、非自非然，任运非

自然、自然非任运；有这般汉，误认一切皆空为禅，而一切即空、空即一切，一切皆空非空，空无可空、可空非空；有这般汉，误认平常心是禅，而何心不平常？心本无心、无心而心，平常非常、非常而常；有这般汉，误认禅者可参可入，而可参非参、可入非入，谁参谁入？禅者，不废一法、不立一法、不剩一法、不欠一法，不有一法、不无一法。见禅者，不为禅；不见禅者，亦不为禅。何之为禅？禅即一切、一切即禅；何之非禅？禅非一切、一切非禅。如执明心见性为禅者，亦为大误也。可明非明、可见非见，无明本明、无见本见，明心见性也大似无病求药矣。达摩东来、幻海尘起，引得无头蝇儿逐此臭肉而喧哗大动。

诗曰：

曹源一滴曹源水，嵩岳千重嵩岳山。今古骷髅今古眼，乾坤声裂血斑斓。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

盖云门法眼以来，禅宗大盛而衰，今惟余算沙数食唾之辈矣。禅者，无古无今，即古即今，与释迦老汉、达摩老儿何干？惠能之辈，即如云门所说打杀喂狗，于禅何损？于惠能何损？五宗七派，即能笼天盖地、光耀千秋，于禅何增？于五宗七派何增？

有这般食唾汉，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禅宗旨。然无心可指、能指非心，无佛可成、能成非佛，何以妄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乎？教外宗门岂可妄生分别，禅宗典籍于大藏之内犹多，何以妄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乎？同异者，痴人之妄生分别矣。岂只教外宗门无别，三教九流、神魔鬼怪、正统异端、天堂地狱、正反善恶，于禅又何别、何同？

或言禅有所传承者，皆乱语胡言也。如迦叶因释迦拈花而有所得、达摩于惠可断臂而有所传，则释迦、迦叶、达摩、惠可，皆瞎眼鼠之辈矣。禅者，无传无得、復何传何得？倘实执“禅者，无传无得”，则乃作茧自缚、可笑可怜矣！

诗曰：

浮世多拙意，算计总失机。俯仰真亦假，浮沉是已非。真假全少义，是非皆多违。

骑鹤赴扬州，逐鹿望京畿。鹤冲双翅折，鹿死几人归。春回杨柳青，冬至雨雪霏。

碧水跨山去，白马过隙飞。谁心观日月，谁耳听嘲讥。万事元幻化，鹿鹤不可祈。

陟彼南山石，南山何巍巍。靡迤林陵莽，阡陌麦苗肥。嵯峨藏异兽，陂陀步锦翠。

高岩覆清阴，幽壑满白薇。天崩忽倾雨，惊云乱景晖。飙风折盘木，奔洪缺石圻。

虬蛟舞金爪，驎突脱玉玦。山削千尺土，海泻万重围。山海穷迹处，月明星未稀。

流光幻五彩，剑气拂霓衣。云间蔼蔼木，涧底郁郁菲。乾坤袖中笼，日月尘里微。

驱马猎秋原，垂竿钓夏矶。偶作蜉蝣灭，时生龙虎威。澶漫无清浊，悠然续琴徽。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三）

有这般汉，妄将禅宗学问化，以可怜之分别心，立此规律、彼特点，造大诠释、总体系，终乃测海算沙之书蠹矣。如妄论“立处皆真”，则能立非立，所立皆非，立无可立，谁真谁假？如妄论“一切现成”，则现无可现，能成非成，一切成非，谁现谁成？如妄论“不二法门”，则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分别无二，谁分谁别？如妄论“不住一切”，则不住而住，住而不住，谁住一切，一切住谁？如妄论“了无所得”，则了无可了，得无所得，无得犹得，谁了谁得？如妄论“能所俱泯”，则能所能能、所能所所，能能所能、所所能所，谁能谁所，能谁所谁，泯而不泯、俱而非俱，能泯能俱、非所非能！

诗曰：

无生尽日欢，何来生死疑。有疑因患有，有患自缠丝。浮云万世名，粪土千年碑。  
此身更无寄，未住早已离。依依河边柳，呦呦林中麋。日日皆好日，时时作花时。  
潮起复潮落，月圆复月亏。世本无多事，何在有无为。莫窃尘上珠，莫恋法中奇。  
明珠岂属有，说无亦是痴。无有全不立，犹在鬼作思。坐看天地转，起看天地垂。  
雁行风过水，花落月临枝。法法皆无染，尘尘皆不遗。廓然泯凡圣，悠然入喜悲。  
生死凭一笑，净污两由之。死生众生恩，净污众生慈。空花演佛事，幻镜戏魔师。  
赴劫千身去，行难一愿随。阿鼻空未空，菩提期末期。琴歌自澹漫，莫向月中窥。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四）

除此学问化之臆测，实践化之妄行亦狮子虫所好之能事。且不论彼一味之枯坐，即此万里行脚又何曾移却半步？即此万劫不朽、万榭舍利，又与禅何干？知不知，行非行，知得行得犹是呆汉！诸如儒道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知行之关系。如知易行难、知难行易，先知后行、先行后知、知行合一、即知即行，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知外无行、行外无知，非知即知、非行即行，一犹非一、何合一乎？

诸如哲学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心物之关系。如心一物二、心二物一，心物一如、心物二元，非心非物、即心即物，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心外无物、物外无心，非心即心、非物即物，非即即非、心物物心，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一不二，谁一谁二乎？

诸如宗教所谓学问、实践者，好论所谓解缚、圣凡、净污之关系。如神圣我凡、神解我缚、神我一如、神净我污，凡此种种，皆乃乾慧狂想之所生矣。而我本非我、神本非神、圣本非圣、凡本非凡、一如非如、如一非一、因解成缚、因净成污、非因即因、非成即成、因成成因、谁因谁成乎？

诗曰：

人生是梦梦何如，雁落秋山月落湖。半辈常怀千岁怨，一生永处两分途。

谁寻生又谁寻死，谁作主来谁作奴。谁到无门无走处，无门早入死人窟。

谁为迷又谁为醒，谁是净来谁是污。谁有无得无证物，无得已使大树枯。

死人窟里嚼大树，庄子梦中惹蝶哭。哭碎山秋湖下月，雁惊回望到天竺。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五）

夫禅，即一切非一切。禅者，即禅宗非禅宗。禅宗者，非禅宗，是名禅宗。执禅宗所谓历史而学问者，于禅宗无关，于禅亦无关矣。盖无关之于无关且犹多有相关者，禅宗之所谓历史，亦于此无关之相关而展开也。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达摩西来、花开五叶，是耶、非耶，知者自知，不必追究也无须追究。所谓如来禅、祖师禅之争讼，乃无事生非。纵会得祖师禅者，亦阶下汉也。若论诸如棒喝、公案、话头、机锋等，则大似无端作怪矣。

禅者，即迷非迷、即缠非缠，非悟即悟、非解即解。求解脱者无解脱、不求解脱者也无解脱，因解成缠、因悟成迷。所谓顿悟者，非顿悟，是名顿悟。所谓三关者，非三关，是名三关。佛法无多子、禅宗无多子、乾坤今古无多子，虽如此，此间事、犹需一一透脱。所谓透脱者，非透脱，是名透脱也。

诗曰：

可怜网中客，流转自颠错。四大谁为住，天地谁入鑊。形神空无有，何缚何所缚。

缘生非一体，如幻相映烁。糊涂识物始，忧患起年弱。五蕴妄成织，形器终难托。

尘念随境逐，三界怅寥廓。宿习随行消，福田莫令薄。盲龟苦海渡，孔木曷能获。

浮华镜里梦，须臾已舟壑。贫子衣安在，明珠诚凿凿。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六）

错解之于禅，莫过于以禅为个体之身心修炼、修养，进而耍嘴皮、动笔头亦为禅矣。如此之禅，实乃无聊文人、有闲阶级之无聊把戏。以此所谓禅而招摇撞骗者，古今多矣。盖禅为学问、学说，则乃最激进之革命、令一切统治者发抖之学问、学说。禅乃否定一切主义之主义，禅乃否定一切思想之思想，禅乃否定一切秩序之秩序，禅乃否定一切信仰之信仰，禅乃否定一切科学之科学。禅，否定一切，以及否定自身。盖禅，复乃肯定一切主义之主义，肯定一切思想之思想，肯定一切秩序之秩序，肯定一切信仰之信仰，肯定一切科学之科学。禅，肯定一切，以及肯定自身。

禅，非思想即思想，非主义即主义，非秩序即秩序，非信仰即信仰，非科学即科学。禅，非神秘主义之臆想。禅，丝毫不与耳闻眼见相背离。禅，无古无今、恒古恒今。禅，无关复相关于诸如种族、肤色、文化、思想、传统、道德、阶级者。禅，非人所独有，宇宙间古往今来一切众生，存在非存在、可见非可见，一切种类，无论高低、圣凡，皆与之无关而相关，一律平等无二矣。

诗曰：

乾坤处处净，何来污与秽。万物等无差，庸人自执爱。

莲舟空无有，什么都能载。识取衣中宝，莫被文字碍。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七）

世上一切之宗教、信仰，虽异而实同，即非我同类则魔则恶、不信我者则恶则魔，所谓顺者昌、逆者亡，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禅者，无我可我、无类可类，无非可非、无禅可禅，无佛可成、无魔可灭，一切同异、顺逆，一律平等。

盖所谓平等，无使之平等者，本来平等，又何须平等之。如平等者须平等之乃可平等，使之平等者必凌驾于上，非平等也。世上一切主张平等者，皆羊头狗肉之辈，实乃假所谓平等之名词妖言惑众、谋私求利也。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一律平等。若人鼓吹有一物一人一事可凌驾于余物余人余事者，其人不过贪嗔痴疑慢五毒猖獗，信其人其言者，则是贪嗔痴疑慢与之相应，闹剧一场。禅者，非神非圣、非上帝非主宰，非人之之人、非物之之物，非心非我、非佛非魔。

一切能平等者、所平等者，能之所之，皆因缘和合。禅者，非能非所、非因非缘。众生非因禅而平等，众生非因禅而成佛，说禅“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者，大误矣。若有佛可成，则有魔可成。可成佛，则可成魔。而本无佛可成，则也无魔可成可灭。天堂地狱，惟心所造。所谓轮回，实无所轮回而轮回也。

一切本来平等，固有世间一切不平等。若一切须平等而平等，则世间无所谓不平等。世间一切不平等，本无所据，皆惟心惟言所造，人以贪嗔痴疑慢而固之。世间一切不平等，惟以不平等去之，而所谓去，本无所去，皆不平等而不平等也。

盖世间之不平等，本无所据，因缘和合生之灭之，恒变不居。世间由此而学问、学说、信仰、宗教者，妄求以各自所谓平等、统一之理论、逻辑等结构解释世界、构造世界，皆捞空捉影、痴心妄想也。禅者，非世间非出世间。世界，本来平等。所谓本来，非本非来，是名本来。

诗曰：

三界迷尘侵海色，一星无语枕霄寒。狂虬折足惊滩堕，碧溅龙泉指上弹。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八）

较之平等，今人犹好论所谓自由。鼓吹自由之辈，如鼓吹所谓平等者，皆羊头狗肉、妖言惑众，进而谋私求利之辈也。自由者，自谁谁自、由谁谁由？无自，何由？有自，由何？如平等，能自由者非自由，所自由者亦非自由。自自非自，无自非由，何论自由？

然则，有欲以公理化之原则而立自由之公理化定义者。夫公理，本无所公，亦无所理，语言之霸权游戏也。究其源，即人之贪嗔痴疑慢共业矣。共业者，本无可据，毕竟空也。

禅者，非公非理。本无公理，固有此世间之公理。禅者，非空，固有此世间之毕竟空。执禅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者，大误也。空者，非空；非空，真空。世间之万事万物，本来清静，尘埃何处、何处尘埃？

缠者，本无能缠所缠，是名缠。如实有能缠所缠者，则世间无所谓缠者也。求出缠者，缠也；不求出缠者，亦缠也。缠之非缠，谁出谁入？能出能入、所出所入者，缠也。非缠而缠，实无出入。缠者，即自由也。

诗曰：

投壶巨海梦何频，一叶随波四主宾。河汉清空星散野，琉璃碧净宇无尘。

颠簸六道皆同病，辗转三途不二身。九五干戈七八巧，缘来执果更迷因。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九）

自由者，缠也。世间缠中出入妄求解脱者，不外乎四种途径：一者，求诸心外之物；二者，求诸物外之心；三者，于心物一如处摸索；四者，于非心非物间探求。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凡此四种，皆妄心执计，戏论也。

求诸心外之物者，以心映物，心乃物之功能。所谓格物致知，尽物之理而行，则心解脱也。由此，必先假设物之理存，而心能体物。所谓物之理者，实乃妄心执计也。有此物方有此物之理，吾辈能知之所谓宇宙之理，先因有此吾辈所在之宇宙矣。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发展亦已证明，脱离观察者之所谓物之理无意义也。吾辈所在之宇宙，实乃吾辈之共业所感，岂仅此唯一之宇宙哉！求诸心外之物者，实乃求诸吾辈所感之共业，相缠相续，幻戏也。

求诸物外之心者，臆想心可离物而解脱。而离物，心岂可存？或言不可离物者乃妄心，有一常住真心，无去无来、本来解脱、能为万物主者，真热昏之胡话也。此辈企求去妄存真，而不知妄之真妄、真之妄真，求真实妄、去妄无真。吾辈之心，物象之集也，此心本无寄，相缠相续，幻戏也。

于心物一如处摸索者，臆测所谓心物一元乃宇宙之真源，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穷心则尽理、尽理则了心，返本归源、一解百解、一了百了。此辈言论极为流行，现今所谓禅者，多有此般言论。而万法归一，一犹是生死之根源。所谓返本归源，本无所本、源而非源，能本能源者非本非源，相缠相续，幻戏也。

于非心非物间探求者，不立心物而立一非心非物之源，归依此而得解脱也。或曰上帝、或曰神、或曰真主、或曰真理、或曰解脱、或曰主宰、或曰大梵、或曰大道、或曰真空，如此种种、不可遍数。此辈者，实乃痴心狂想，妄计心物之非而立非心非物，不知非心即心、非物即物，不立而遍立，相缠相续，幻戏也。

所谓除此四种之外，别无它途者，禅也，离诸以上四种戏论矣。禅者，非途；别无而非无、无别而非别。

诗曰：

红尘醉入几围城，刹那悲欢化酒倾。岁月歌回心远大，乾坤影动眼空明。

皆缘皆我皆同病，非妄非真非二名。东海藏身山走马，天台华顶作么生？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

道者，因世而有，离于世而言道者，臆测也；机者，因时而发，离于时而言机者，臆测也。世存而道有，时现而机发。假道而逃世、离时而投机者，痴人也。世不可逃、道无可假，机等得失、时一去来。世者、时者，心之共业也。道者、机者，共业之心也。

心者，业之集也。物象者，业之显发也。所谓阴阳者，离心而论阴阳，名言也。离心无所谓阴阳。阳者，业之显发也；阴者，业之藏隐也。一阴一阳，成此共业之心，即道也。道者，必依世而托时，道本无道，依托心之共业而道也。世所好论阴阳者，有句而无义，臆测也。

时者，非时，是名时。时者，非去来今也。去来今者，名言也，终不可得。机者，阴阳之易也。易而不易，不易而易，是为易也。机不离心，离心之机，不可得也。心不离机，离机之心，亦不可得也。

心者，毕竟空也；业者，毕竟空也。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是为空也。寻空守空者，痴人也。能空非空、所空非空，非空而空、非能非所。以禅为一切皆空者，大误矣！

诗曰：

秋深于水夕涨风，微蓝缥缈紫朦胧。千重影没乾坤幻，四起声浮今古空。

恍觉燃灯汰孤寂，犹迷举指扣圆通。天心处处明如昼，一点冰花溅火红。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一）

世间名言之学，好求所谓本原、本质，或一味否定本原、本质而无所依托、惟托空言。空言犹言、顽空岂空，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一切离诸当下现量之学，皆臆测之神学也。西洋科学，弃以太等臆测之物，直面可观察之现量，乃有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大发展。当下之现量，不离吾辈耳目鼻舌身意之所到。现代科学仪器之发展，实乃观察水平之提高，犹不离当下之现量矣。

业者，当下之现量，毕竟空也。业之所集，心者，毕竟空也。空而非空，心之共业而有此世界矣。吾辈所在之世界，乃吾辈共业之显发。业之流转、世界之变异，实无所转、实无所变，业之显发、藏隐也。显之非显、非显而显，藏之非藏、非藏而藏，阴阳而阳阴，阳阴而阴阳，即此今古乾坤也。

痴人所说心者，或一肉团之物、或脑内之意识、或意识之虚构。而心者，惟此业之所集也；肉团之物、脑内之意识、意识之虚构者，业之显发而有之物象，非心也。有而非有、集而非集，梦幻泡影也。梦幻泡影者，非假非真、即假即真。执之梦幻泡影而遁世者，痴人也。遁无所遁，梦幻泡影也。

诗曰：

风卷重云云逗雨，鲸翻恶浪浪腾天。蓬莱终化三杯土，阿鼻犹输九吊钱。

无事商量非少劫，有情计较总多缘。茫茫欲海舟随系，一苇何曾到日边。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二）

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吾者，非它，业之集，心也。吾者非吾，非吾而吾，心也；无吾则无集，无集则无心。常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者，实不知“吾，何之为吾；心，何之为心”也。

不知“吾，何之为吾；心，何之为心”之辈，古今多矣。执肉团之物、脑内之意识、意识之虚构等为吾为心者，古今多矣。常言道者、心者、物者、我者、造物者、上帝者、主宰者、真主者、神者、天者、一者、无极者、梵者、绝对精神者、存在者等，意识之虚构也。

当下者，只现量，非有一当下而当下也；现量者，只当下，非有一现量而现量也。世有所谓禅者，常言所谓“活在当下”，不知活即当下，岂有非当下之活哉！当下惟业、现量惟业，世界惟业、吾心惟业，毕竟空也。

痴人所说我者，六识也，第三重之幻影也。末那、阿赖耶，第七、第八识者，非学术之名言，惟证可知，非书蠹、痴人所能测也。八识皆幻，因幻而有。世间所谓禅者，未通唯识而论开悟，无有是处；世间所谓唯识论者，未开悟而通唯识，无有是处。

唐后，唯识于中国几于灭迹，此后之禅宗野狐横行。禅者，不违世间一法，岂违唯识哉！国人好简，不知简而实繁、繁而实简，唯识多名言而实非名言、现今所谓禅者废名言而实名言也。不透唯识者，无以论禅也；不透世间出世间一切法者，亦无以论禅也。

诗曰：

穹苍灼日血淋漓，雨碧风蓝撼地维。叠浪翻腾龙鼓促，群山踊跃鬼啼悲。

尘涵万象今即古，法缚无言髓亦皮。天幕为书星作字，难寻片语属真知。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三）

空而求空、解而求解、净而求净，世间头上安头之辈，古今多矣。业不可消，毕竟空也；心不可求，毕竟空也。禅非无我，妄求无我之辈，我也。西方有所谓“认识自己”的箴言，犹是头上安头，认识本自己，认识何自己？而“我思故我在”者，若不视“我思”为证“我在”之名言或直观依据，实指“我思”从而“我在”，则犹较些子。

思而在而我，我而在而思，一阴一阳，皆业，毕竟空也。思，非只为通常之意识作用。思者，心之遍行也。末那、阿赖耶，犹思，痴人难测也。六识、末那、阿赖耶，皆“思而在而我，我而在而思”也。

我者，非我也。世人多执六识为我，而破六识为我者，犹执末那、阿赖耶为我也。执末那、阿赖耶为我者，非意识、名言作用，与生俱来、万劫难识也。世人大多惟知六识，末那、阿赖耶者，痴人多视为唯识论之名言安立，实不知末那、阿赖耶也。

古今所谓禅者，多在六识间打转。一念不生者，六识也；知主人公者，六识也；乾坤破碎、大地平沉者，六识也。古今所谓开悟者，六识中游戏而不自知者，多矣。习唯识者，多知末那、阿赖耶之名、性相，而实不知末那、阿赖耶，犹六识之游戏也。

六识外求末那、阿赖耶者，痴人也；六识内求末那、阿赖耶者，痴人也。痴而求、求而痴者，六识也。末那、阿赖耶者，非神非圣、非一非二、非上帝类意识臆测之物也。禅者，不实证末那、阿赖耶者，无有是处。实证末那、阿赖耶，此禅者之通途。通途者，非途而途，是名通途也。

诗曰：

石虎松虬浴日眠，苔痕深浅径蜿蜒。孤峰有雾皆图画，空谷无风自管弦。

照破山河光万叠，观成世界影三千。须弥顶没冰中火，劫海波随漏底船。

浏览“缠中说禅”更多文章请点击进入缠中说禅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四）

常道，非关可道不可道，举世所无。常道非道、常行非行，惑乱之名言也。执常道而行之者，痴人也。世之妖人，言其道常，皆妖言也。世本无常、无常非常，执无常为常道者，痴人也。乐，无可乐，举世皆苦。非以乐为苦，实无可乐。世间所谓乐者，贪嗔痴疑慢之业也，业业相缠，实苦也。世之妖人，言其道乐，皆妖言也。世本无乐，避苦趋乐者徒增其业，痴人也。

痴者，知病病知也。世之痴人，执一知而知，知知相缠，终病也。病非常、知本空，非知空而空矣。无知成知、无病成病、无痴成痴，世之人，多如此，良可悯也。犹有执不知者，以不知不病为究竟，沉顽空而不知，不知恶知、不病恶病，真痴人也。

痴人惧生死，不知生死非生死，皆业，毕竟空也。生，不生生；死，不死死。生死之流转，皆业，毕竟空也。生，犹不知生之不生，安知死之不死？死而知死、生而知生者，痴人也。

或言禅出生死，亦痴矣。生死，非出非入。世人好求不死，以不死而求出生死，不知不死真生死。不生死者，安能从容于生死？生死者，不生不灭也。

诗曰：

死亦幻时生亦幻，谁人事事竞相煎。法相犹舍甬非法，船楫应离况渡船。

黄卷千车终蔽眼，灵台一点不关缘。大唐境内无知识，明镜何曾景外悬。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五）

有这般汉，言苦乐皆幻、贪痴皆幻、生死皆幻，妄论无苦乐、贪痴、生死，执幻为幻、拨无因果，痴之大痴矣。幻，非幻，有诸苦乐、贪痴、生死。名言空谈之辈，执无苦乐而转诸苦乐，执无贪痴而沉诸贪痴，执无生死而流诸生死，执无执而执诸实执，痴之大痴矣。

苦乐、贪痴、生死者，毕竟空也，固有诸苦乐、贪痴、生死；若苦乐、贪痴、生死者，非毕竟空，则无诸苦乐、贪痴、生死也。苦乐、贪痴、生死者，不出而出、不入而入、不离而离、不转而转也。世间邪见，莫大于执幻为幻、拨无因果。此辈永沉生死苦海，邪见不消，岂有出离之日哉！

执幻为幻，执空为空之辈，实不知何之为幻、何之为空也。幻即真、空即有，非幻外显真、空外存有也；真即幻、有即空，非真外显幻、有外存空也。无苦乐者，苦乐也；无贪痴者，贪痴也；无生死者，生死也。离苦乐、贪痴、生死而欲了苦乐、贪痴、生死，无有是处。

目无一人、胸无一法，犹是大误；光涵万象、心涵万法，犹是生死岸头事。世间愚人虚构所谓造物主、上帝、真主、大梵、大道、无极、天、一、理、原理、规律、存在，诸如此类，欲依之而出生死，皆不出意识测度，贪嗔痴疑慢业识所显，相续相缠，徒添妄业而流转也。

诗曰：五蕴元空有，百年终一尸。可怜红尘客，处处作蚕丝。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六）

（十六）

业之随心，如影之随身。影，非有非无，依光而留影；业，非无非有，依缘而显业。光去而影灭、影实无所灭，光来而影生、影实无所生；缘去而业灭、业实无所灭，缘来而业生、业实无所生。所谓生灭，无所生灭，光来光去，缘去缘来矣。

无身，则无影，非关光也；无心，则无业，非关缘也。无影，则无影之生灭；无业，则无业之生灭。心，业之集也；身，业之显也；世界，业之共也。无业，则心之生灭、身之生灭、世界之生灭，皆无。

业者，毕竟空也，非关有无；心、身、世界，毕竟空也，非关有无。然则，执业之有无而空心灭智者，痴矣。有无者，非有而有、非无而无，皆业也。业之有、业之无者，业之缠也。相续相缠，有此心、身、世界矣。

缘来，业之显；缘去，业之藏。业，无所生灭，惟显藏也；业，无所显藏，毕竟空也。世人好测度此心、身、世界之本原，一耶？多耶？同耶？异耶？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显藏相续，来去相缠，有此世间所谓学问、理论之争讼、发展，皆戏论也。

业，非此心、身、世界之本原；空，非此心、身、世界之本原。本原者，意想之物，世人好测度之，本无所据。空而业之显藏，业之显藏而空，无所谓本原也。

诗曰：

循流执爱总无期，散发同尘一味痴。月涌群山沧海静，云浮孤岛断崖危。沙岩水屋凌风立，草马泥牛劈浪驰。北斗横斜南斗赤，银河泱泱响春淝。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七）

（十七）

世之愚人，莫不执之两端：或执万有而不知万有即空，或执空为空不知空即万有。更有偷心不死者，窃莫执两端之名言而实不知其义，臆测两端不守则守中，不知中即两端，岂有离两端之中哉？究其两端者，犹业之流转所引之名言，岂论中者哉？世间名言，了无实义，皆贪嗔痴疑慢之业矣。守一、守中、守空者，皆痴人也。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不离六识妄想，了无实义，皆贪嗔痴疑慢之业矣。

六识，妄想也；末那、阿赖耶，犹妄想也。痴人沉于六识名言之幻戏而不知，莫论末那、阿赖耶无始以来之相续相缠矣。痴人不识末那、阿赖耶，或谓意识中我之概念即末那、宇宙之大我即阿赖耶，或谓“喜、怒、哀、乐之发”者即末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即阿赖耶，或谓执两端者即末那、不执两端之中之空者即阿赖耶，如此种种，皆世人之妄心测度，实不知末那、阿赖耶也。

执之两端、不执两端，唯心、唯物，存在、非存在，道、非道，仁、非仁，科学、迷信，无机、有机、神鬼圣凡，如此种种，皆不出六识之名言测度。末那、阿赖耶者，非六识之外、非离六识之外，非六识之内、非离六识之内，非六识之中、非离六识之中，非即六识、非离六识，寻之不得、弃之不失，非六识之名言可测度也。

古今所谓禅者，多好论所谓三关，皆不出六识之名言测度。三关者，非有非无，证之则无、不证则有，说有说无皆是两端之名言争讼。而不证末那、阿赖耶者，不可言初关也。末那、阿赖耶者，非六识之名言可测度；初关者，又岂六识之名言可测度哉？

诗曰：清风逐袖似人闲，素影婆娑碧水湾。几处幽花添野趣，一春酥雨润天颜。扬眉便是声前句，触目无非末后关。莫作禅思深处会，云生空际幻斑斓。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八）

（十八）

人多愚痴，世多苦劫，故以迷度迷、谋私求利者，皆好言拯世救人之道，实乃贪嗔痴疑慢之业也。若有言凭其法、其理、其神等可拯世救人者，定知其人非私即痴而大妄语矣。若一人，当下一念即救度黄河沙世界之沙数世界内众生，犹不可作此等大妄语。救度者，实无所救度。能救所救、能度所度，皆幻戏，无可执也。

若有一法可拯世救人者，定知必生一法可乱世害人，相续相缠，幻戏也。禅者，宁万劫沉于火海而不生有一法可拯世救人之念。禅者，不救一人、自亦不救，实无能救所救也。古今所谓拯世救人者，皆行市易之法，凭此代价换彼利益，以迷度迷、谋私求利，徒添妄业矣。

世间，共业之幻戏，众生随缘生未净旦丑而成此人间之悲欢离合、兴衰荣败矣。禅者，或菩萨低眉、或金刚怒目、或长剑倚天、或瑶琴伏案、或转斗移星、或餐霞枕石、或庙堂、或山野、或宝阁、或炼狱，无一不可而了知一切皆共业之幻戏，随缘救度一切众生而实无所救度。众生者，非众生，是名众生。众生者，本无生死、本自清静，本自解脱，若有所救，则众生救汝，而汝实无可救矣。

诗曰：拜佛求禅只是贪，趋生远祸尽痴谈。醒迷困眼心诚窄，苦乐摇情酒更憨。空且应离其执有，一犹不立宁居三。惊风飘日云沙赤，浪涌千江入海蓝。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十九）

（十九）

世人之见惟六识，不出六识也，而六识犹不出业之缠矣。有这般汉，好论所谓历史之大视野，不知历史之大视野犹不出其六识，况业之缠乎？复有这般汉，好论欲于六识外求知求见之神秘主义，不知求知求见之神秘主义犹不出六识，况业之缠乎？非独于人，三界众生皆如是也，能见所见惟六识，莫能外于业之相续相缠矣。

天地，蚁蛭也，某纵能穷天尽地、任性自然，犹蚁蛭之蚁也。痴人以天地之无穷为至大者，不知无穷之天地犹业之缠，天地之无穷实为无穷之最小者也，而无穷者犹有无穷之次第，皆不出业之缠矣。德人康托尔集合论言及无穷之次第，且由空集可构造一切良序之集合，反之一切良序之集合皆可由空集构造而来，若以此言一切归空，则陋也，是犹不离业之缠矣。

夫心，业之集也。心者，八识也，眼、耳、舌、鼻、身、意、末那、阿赖耶矣。天地之于阿赖耶如一尘之于天地，古今之于阿赖耶如一瞬之于古今。痴人不识末那、阿赖耶，以一尘之天地、一瞬之古今为不可出之狱也，大似蚁以其蛭为无穷之天地而自困矣。然即如此透此一尘之天地、一瞬之古今，亦只略知芥子之纳于须弥，焉知须弥之纳于芥子乎？

诗曰：河汉难容爪，浮沤自可栖。摧星搅日月，天地一团泥。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

（二十）

有这般汉，以六识为缠而生出离心，妄求六识外一解脱处，此惟意之猜度，不离六识也，此辈真痴汉矣。以六识求出六识者，如将头觅头，不知六识本空，出无可出，入无可入，求出六识者惟六识之妄想，六识所识能识惟六识也，若欲于六识外求生六识者，此辈真痴汉矣。

六识如影，无身则无身之影，无光亦无影之现，而影实非光生亦非身生也，因缘和合矣！六识求出六识者，如以影求出影，可否？欲于六识外求生六识者，如于身、光求生影者，可否？世间之物理关系亦业之所显，所谓第一推动或主宰者，乃意之猜度也，六识亦如是，无第一推动或主宰者矣。

世之痴人认六识为我，所谓无我犹不出六识也，意之猜度而实不知何之为无我矣。所谓无我之精神者，犹是我也。无我者，眼、耳、舌、鼻、身、意、末那、阿赖耶无我也，本来无我，无须所谓教育、修炼而无我，非世人之无我犹意之妄想矣。本来无我者，无关于所谓精神境界，圣人无我、愚人亦无我，贪生怕死与视死如归者皆无我矣。世人所谓无我之说教，皆贪嗔痴疑慢之业也，羊头狗肉而行苟且之事矣。

诗曰：乙夜灯花开甲宅，墓田丙舍正愁辛。丁年只恋黄金重，暮岁终知戊土亲。欲本为情动天癸，己元是客幻空尘。王儒墨士多相垢，庚续泉途尽作邻。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一）

（二十一）

夫世人之痴，不离颠倒妄想也，主客不辨、非我为我，妄认主人而造无间之业矣。世之为我者，诚非我也，六识之眼耳舌鼻身非我，意亦非我矣。即如现代科学之角度，眼耳舌鼻身意皆生理之过程，而所谓自我意识乃愚痴之妄执也，若无社会环境之共业，则断无如此之自我意识，世人之我、自我意识者，皆因缘和合之妄识妄见矣。

複有痴人，执六识非我之名言，于六识外求我者，谓之以灵魂、精神、阳神、阴神、魂魄、鬼、不死者、主宰、上帝、大梵、大道、无极、本心、本原、灵灵昭昭者等，诸如此类，皆意之妄测也，究其源，乃贪嗔痴疑慢之妄业所显，如盲修瞎练缘宿业而有所谓出神、灵魂出壳、见神见佛见魔见主之经验者，即触恶缘而不自知反以之为宝也，真痴人矣。

凡所有相，皆虚妄也。世人好论所谓眼见为实、亲身所历，不知身、眼之构造、功能、所见所历皆业之所显，何有实哉？禅者，非名言，亦非所谓实践，名言、实践乃业之所显，皆不离生死流转之无明妄业所缠矣。依缘可得，依缘可失，诚无所得失，业之藏显也。禅者，无修无证，非关名言、实践，即能“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绝待无对，犹担尸之痴汉、弄影之愚人也，如此好论虚言、实证之愚人痴汉，古今多矣。

夫禅，非关虚言，亦非关实证也。妖人惑世乱时，不外乎大言与异行。大言易识，异行难辩。若有此辈，万劫不灭、随意神足、一念可举黄河沙世界之沙数世界掷于虚空、置于指端，犹不离担尸、弄影矣。云门、法眼后，有这般痴汉，拈公案、行默照、看话头、斗机锋，以此为实修实证，世之愚人以讹为正、鱼目为珠，瞎人正眼、伤人慧命，良可悯矣。

诗曰：袅袅烟归树，悠悠尘洗心。云间山月色，石上海潮音。净土犹成缚，明珠不属寻。光流天黯淡，醒醉酒空斟。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二）

夫世间虚言，无外于执一为一。一，或道、或理、或易、或心、或物、或主、或空、或幻、或无极等，皆妄心分别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此模式矣。有这般狮子虫，云“万法归一，一即空而生万物”，实不知何之为空，以空为造物主之臆测物，诚可叹也。空，即假名即中道也。世人多以离两边之执中为中道，不知中道即空即假名矣。

断灭空者，意之妄想，以断灭空为能断灭空、所断灭空者，痴人也，依非“空无所有”之空性而断灭此断灭空者，以盲引盲而自不知矣。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岂缘起外有性空、性空外有缘起哉？复缘即起即性即空、缘非起非性非空，空即缘即起即性、空非缘非起非性，缘起、性空，即空即假名即中道也。

西方思维，好论所谓现象、本质，东方之儒道、易学、印度教、祆教、伊斯兰教等，何尝能脱此思维模式，五十步之于一百步而已。现象、本质，而有上帝之创世与救赎，印度教之归于大梵、儒道易之归于各自之道，纷争之面貌不同而模式不异也，狮子虫以愚人之见为见，胡言禅自老庄，三教无异、五教合一，出佛身血而不自知矣。老庄之流，不离意之测度，岂知何之为禅？今老庄之书俱在，其中所见皆非正知正见，何以论禅乎？以老庄为禅，如理学、心学窃禅般，皮毛尚不得，惟显其陋矣。后有内丹一派，窃禅而论性命双修，反诬禅修性不修命，其终不知何之为性、何之为命，唾云自污之辈，何足道哉？儒学、易学、印度教、祆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亦不出妄心分别，贪嗔痴疑慢之业所显，不足道矣。

诗曰：

无酒饭无味，无诗酒无趣。吸尽千江水，何能说一句。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三）

世之愚人，以空为空、以有为有，不知空非空有、有非有空，五毒恶世、贪嗔痴疑慢不离大圆觉场，大魔王多为十地菩萨，以狭隘之识量猜度广大之境，观天之井蛙而已。复有痴人，以空非空、以有非有，妄测一非空非有、即有即空之神秘物，陷名言之泥潭而不自知。空、有、非空非有、即有即空，诸如此类，皆名言之猜度，了无实义。净污、解缚、善恶等亦复如是，世之痴人多于此间名言寻活计，徒添妄业，良可悯矣。

夫儒者犹道“乡原，德之贼”，禅者，岂能以巫卜惑世、不分泾渭而附和所谓三教同宗、五教归一之妖言哉？正知正见者犹应棒喝之，岂邪知邪见者可委曲而处之哉？“法尚应离，何况非法”，以禅为是非不分、正邪混淆者，乃恶知恶见矣。宁可门前草深三尺亦不可行贩卖如来之事，岂可执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之名言而市易乎？

云门、法眼以来，正知正见者难得，狮子虫猖獗，以一法不立之名言而行非法、邪法之事者，古今多矣。世之愚人以空为名言、本原、否定之功能等，不知如此见解实不脱意之妄测，而贪嗔痴疑慢之业岂是因意之念空可空？可空非空、能空非空，贪嗔痴疑慢之业不空，非能空、所空，是以空也，若贪嗔痴疑慢为空、能空、所空，则无可以空矣。妄业，如影随身，岂可以名言之空而逃之，世之执于虚言之辈，诚可戒之。

诗曰：龙蛇混野鼠为魁，豕喙难盈处处灾。鸡后无猴枉血溅，羊前有犬不心开。嘶风代马悲蓬转，喘月吴牛恐日回。假虎欺天诚可恶，兔毫无墨尽成灰。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四）

世人之六识所及，自缚而自窄也，于六识外索求安心之法而有宗教，则痴矣。上帝、救世主、真主、天、道、梵等，乃六识外索求之名言安立，妄矣。痴人如浮萍，必寻一能依者而依之乃可安心。然心不可得，安心之法焉可得乎？宗教，不离妄心，乃名言之安立。名言即妄心，妄心即名言，名无可名、言无可言、妄无可妄、心无可心，幻化之空花也。

科学破宗教之痴，其功实大矣。科学，必依六识之所及，离诸六识，无所谓科学也。然科学以之自大，自执之而宗教化，则其祸亦大矣。科学之实质，不离六识之辩证。理论，六识之辩也；观察、实验，六识之证也，皆不离业之显矣。如此之世界而有如此之科学，如此即业之显也，如此非有一可如之此，此非此所以如此矣。

科学之难不外乎两种：其一，如此之世界如此之易，此间必假设一不易之可描述规律；其二，即其一之前提，必设如此之意可描述如此之世界，且此描述乃可重复验证之。其一之不易，非外于时也，时间可为其中之变量，而至少可寻一组可观察之变量而构成一不变之可描述关系。假易之不易、不易之可证而立，此实乃科学与宗教之同也，其皆源于我之妄执，科学之妄与宗教无异矣。

佛教、禅宗，非宗教、非科学也。佛教、禅者，非假易之不易、不易之可证而立。佛教、禅宗，即宗教、即科学也，尽宗教、科学之源而显宗教、科学之相矣。佛门广大，摄一切法门而无一法可立，不外一切众生之识量而无一一人可救。禅宗，无门之门、无法之法，又岂外于佛门哉？

诗曰：

三脚騊駼两眼瞎，蹄蹄踏遍草千山。湖南长老湖南老，未识威音旦夕闲。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五）

世之痴人，无于易而求不易，如溺湍流而求一苇，不知易而非易，非易不易，非乃易而不易也。易中求不易，不立意之妄测，或上帝、或救世主、或真主、或天、或道、或梵、或本体，诸如此类，一妄立、纷争起，世间宗教、信仰因异而致之浩劫者，古今多也。復有痴人，于群妄而齐异，欲一统而趋同，妄中生妄，何有了期？或有以一法不立为宗，不知道一法不立犹意之妄测矣。

狮子虫，披如来衣而出佛身血，或于易中求心、求空、求常、求净，皆不离我执妄想。等而下之者，妄言神通、鬼魅，贩卖如来而求世间之俗利，不知神通不离妄业，感而遂通而能感所感、能通所通皆妄也。復有痴人，以名言即言说书写，缚但有言说书写皆为虚妄之名言，执莫执名言之名言而陷虚妄泥潭，如此见解犹不及维特根斯坦等西人，实不知今古乾坤乃不出名言，而言说书写之虚妄非虚妄也，执虚为虚與执虚为实之辈皆愚矣。

不可言说，犹是言说，而言说又何曾言说？言说，非言说，是名言说。痴人以拈花微笑、竖指吹烛为非言说，于文字声音相之有无中寻活计，良可悯矣。古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树倒藤枯，好一堆烂柴。”有言无言又何异于此乎？一默常言，万言常默，于默言间执计，岂有了期哉！復有痴人，以机锋、转句为究竟，不知纵得机捷句圆，又有何交涉？机失句漏，又有何断离？云门、法眼以来，狮子虫伎俩百出，葛藤复生葛藤，良可叹矣。

凡所有相皆虚妄矣，如此乃可现一切相焉；反之，世间惟定相，何言虚妄乎？痴人妄心执计，于相之出入即离间寻活计，不知出而非出、入而非入、即而非即、离而非离，復有非出而出、非入而入、非即而即、非离而离，出入即离犹相也。出入即离一切相而无所出入即离，无所出入即离而相即离一切相，成住坏灭一切相而无所成住坏灭，无所成住坏灭而成住坏灭一切相，是乃凡所有相皆虚妄矣。

诗曰：

九绝危岩横鸟道，一江东去两山分。长空雁过风行水，万里波涛万里云。

---

## 缠中说禅：缠非缠、禅非禅，枯木龙吟照大千（二十六）

破妄而显真者，非于妄外存一真也。妄内、妄外，皆妄，何分内外？破，实无所破，是为破；若有能破所破，则非妄矣。显，实无所显，是为显；若有能显所显，则非真矣。能所，非关有无、是非。非妄，非真也；非真，非妄也。若非妄即真、非真即妄，则不离有无、是非，何论能所？能所双忘犹是妄，于真、妄、即真即妄、非真非妄间寻活计之痴人，古今多矣。

復有痴人，立真妄一如，实乃不离名言之执计也。真，非真；妄，非妄。若真真妄妄，则真犹真妄、妄犹妄真，何真？何妄？真妄之一如，实妄矣。等而下之者，于真妄一如而立一本原，益痴矣。真，非真而真；妄，非妄而妄。真非非妄、妄非非真，真真妄妄犹真妄妄真，皆缠名言之网而不可拔也，此等痴人，古今多矣。

世之真妄，实不离六识之测度也。如盲人摸象、眇者说日，真无以为真，妄无以为妄，皆测度矣。眇而盲者，非真盲也；不眇而盲者，真盲也。纵三界自在、四智圆明、五蕴皆空、六通如意，犹不脱无始无明，尽盲矣。无明，不可逃、不可脱，能逃所逃、能脱所脱，皆无明也。世之痴汉，好论“无极而太极”，不知无极犹不脱无始无明，乃妄心之测度，尽盲矣。

八识，不离无始无明，以六识测度之，诚陋也；离六识、八识而求出无始无明者，益陋矣。无始无明，不可出；能出所出者，皆无始无明也。世有痴人，号灭尽无明、生智慧、了生死，则大妄语、真无明也。无明无可尽、智慧无可生、生死无可了，求尽、求生、求了者，贪嗔痴疑慢之业也，无始无明所缠矣。

诗曰：

何谁散发赴鸥盟，银汉无舟日夜横。

月朗九天江海白，人游三界境尘明。

析真辨假心元幻，惑彩迷光眼不盲。

## 教你打坐1：科学是什么玩意

股票煞气太重，新开一系列“教你打坐”。正如说股票，当今世上，没有比本ID更究底穷源又有最切实、最高端的实际操作，打坐也一样。打坐非禅非不禅，但现代人，流于形式、偷心难死，口头禅尚不得其法，打坐等切实工夫就更是茫然。再有这功那功的折腾，尽是睁眼皆盲、开口便错。如同股票，这法那人，瞎人眼者如麻似粟，打坐亦然。股票，授人以财；打坐，授人以命，两者偏一不可。举世之中，能于此两者大开方便之门者，非本ID莫属，本ID也就受点累、费点力，趁着与各位缘分未尽，写将出来。

如今科学横行，像打坐这种活动，自然被列入装神弄鬼之列。但科学，从来都不是究底穷源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例如，你看一朵花，之所以能看到花，或者有花之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有能让花成像的仪器，并且有相应的仪器去感应让花成像的仪器所成之像。科学其实是这样的玩意：由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仪器以及相应的感应仪器，科学首先要假定，存在一种普遍的，能被尽量多的人的仪器所认可的标准，这就是科学观察的基础前提。对于最恶劣的科学形态来说，会假定这标准是适合所有人或参照系的，所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被科学所排除在外。例如，如果所有的人看一花是花，而你看那花是只猴子，那么，对于这最恶劣的科学形态来说，你就有病了，需要治疗去调教到把花看成花的状态，或者，更直接地，宣布，你不是人，然后把你废了完事。科学，就是这样一种玩意。

再说一个科学的大秘密给各位听，科学的发展，不过是把这种最恶劣的科学形态的原则不断延伸下去的结果，注意，这和所谓的特例、科学范式的变更无关，那些只是标准之间的变换，但这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反对基督教以及基督教所反对的科学，从本质上是最基督教的，是基督教宏大叙事的最大最流行版本。注意，本ID并不反科学，本ID这里连419、淫乱都不反，为什么要反科学？难道科学或其教徒们觉得自己连419、淫乱都比不上，怕被本ID反？本ID这里不废一法，不增一法，科学就是科学，把他如面首般扒光给各位看就是了。

各位千万别给科学神功给晃晕了，所谓科学的能力，例如能让人无论白天夜晚都可以打着飞机在天上飞，一个蛋蛋就可以废了N百万人，就如同基督教所宣扬的所谓神迹，某某功宣扬的所谓神通。那些什么教什么功宣扬的神通、神迹，大概没人能看到，而科学能让他所承认的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到他的神通、神迹，这就是所谓的可检验性。打个比方，这什么教什么功如同这样的面首，他们宣称自己能力惊人，但一上台就萎掉；而科学面首，宣称自己的能力是能够被所有人去检验的，一旦上台出现萎掉的情况，也就是被检验出和所谓客观不符合，就下去打点激素，重新上台，例如，爱因斯坦对牛顿就玩了这样一手。

无论眼见为实还是眼见为虚，甚至把眼见与虚实用一种最复杂的关系连接，其本质前提都是一样的，都需要眼，也就是让花成像的仪器为前提。有人可能要问，那么把眼的结构或者视觉系统的工作原理也科学一把不就可以？但，当你把科学在眼或什么视觉系统上面首一把时，你同样逃脱不了前面所需要的前提，科学在该前提下画地为牢了。

科学闭嘴的地方，打坐开始。

打坐并不需要一定坐着，和面首419时就不能打坐，那这种打坐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连419都不能打坐，那把你扔到火里烧时，你更不能坐了，那这种打坐又有什么用？无论你419还是被扔到火里，你又哪一刻离开过打坐？你不打坐时，你在打坐着；你打坐时，在打坐着；你坚持打坐，你在打坐着；你骂打坐者是狗娘养的，你在打坐着。如果你认为盘起腿或脑后发点光才是打坐，那你还是在打坐着。你偷抢奸杀无恶不作，你也还是在打坐着。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总在打坐中，那么还学什么打坐？正因为你总在打坐中，才需要学打坐；如果你真有一刻，例如把你扔到火里烧时，就不在打坐中了，那你学那打坐又有什么意义？

那么，把你扔到火里烧时，谁在打坐？参！

---



## 教你打坐2：人都要死的人都死了

人的行为，就如同股票的中枢移动与震荡，有其规范，又有其突破规范的地方，而所谓的乐趣，则在于对规范突破的放荡中，就如同利润之于中枢的震荡。而有一个中枢，只要是人，只要活着就受困其中，“你首先是一个活人”这样一个中枢，哪天不受困其中，就死人一个了。换言之，人之所以有死，就在于“你首先是一个活人”中枢的被破坏。那么，那些上帝、灵魂的玩意，不过是把“你首先是一个活人”这中枢出现第三类买卖点后扩张成“你首先具有不死的灵魂”这类的中枢玩意，把肉体的活扩张成灵魂的活，肉体永生这中枢震荡不住了，就企图在灵魂永生的中枢里永远震荡下去，这就是所有宗教徒的YY。

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不需要YY，佛教不需要什么永生的中枢。有生必有死，人都要死的，人都要死的人都死了，这就是佛教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人可以永远不死，那么也无所谓佛教了。同样道理，打坐也一样，正因为有生必有死，人都要死的，人都要死的人都死了，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打坐。打坐，生死中而超越生死，那种不能超越生死的打坐，不过是YY。何谓超越生死？就是生死，生死本身从来都是超越生死的，这就是人生的最大秘密之一。

人生，何谓生？就是不生生。何谓死？就是不死死。生死者，不生生不死死，于生死而生死大自在。何谓大自在？就是生死。不能于生死而大自在，那自在不过是YY。那么，怎么才能于生死而大自在？就是生死。生死本来大自在，企图于生死外求一自在，不过是YY。生死不是YY，你现在生着，100年后你死了，肉也烂了，灵魂也烂了，连你YY的脑子也烂了，在生死面前，没有YY。没有YY，就是大自在，因为无须YY，YY不YY都要生死，都是大自在，而生死并不生死，本来如此，不增不减。

任何一个当下，问一下自己，你的腿是你吗？你的身体是你吗？你的脑子是你吗？如果你是用你的腿、身体、脑子去打坐，那么，当你死了、烧了，这打坐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打坐只能是YY。那么，所有的YY里，最大的YY是什么？就是“我YY我YY”。如果觉得YY这词不好，那么就换一个哲学点的“知”，“我知我知”，这就是真正的打坐中需要连根拔起的玩意。

“我知X”这个模式中，X可以是一切东西，这就概括了人生所有的模式，人生的所有模式，逃不过这“我知X”，不过是这X换成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我知我不知”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模式间，本质上是等价的，因此，从任何一个入手，都是一样的。例如，你坐下来，感觉到自己在呼吸，那么就可以从“我知呼吸”入手。甚至在股票涨跌或419的高潮中，也可以从“我知涨跌”、“我知高潮”入手，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高潮不可能时时有，而呼吸却是，因此，从方便的角度，我们可以选择“我知呼吸”作为打坐的入门。

“我知呼吸”，这“知”与呼吸无关，无论呼还是吸，这“知”只是“知”。开始，呼吸的力量会牵引你，让你的“知”被呼吸所牵引，你的“知”似乎也如同呼吸般生灭，慢慢地，呼吸如尘埃散落，你的身心如尘埃散落，但这“知”却如灵光独耀、不生不灭。而把“我知X”的模式中的X换成人生存当下任何一样东西，在任何一个X下，这“知”依然灵光独耀、不生不灭。打坐并不要坐着，你可以在一切活动中打坐，因为你的一切活动离不开“知”，即使在睡觉、有梦无梦中，也一样如此，你的“知”依然灵光独耀、不生不灭。

这世界曾有的人中，能到如此境界的，千万中无一，但这不过是止啼之黄叶，逗你玩的。人都要死的人都死了，人都要知的人都知了，究竟如何？参！

---

## 谨防穿袈裟的狮子虫。

本ID一般不特意去寺庙，世界不过是个大寺庙，不入而入，不出而出，如果说某些人在贪嗔痴疑中就是入地狱种子，某些人得般若菩提就要入净土天堂，那不过是基督教天主教等的热昏胡话。地狱，又何尝不是庄严道场？用地狱来恐吓信徒，不过是那些以热昏胡话蒙骗人的所谓宗教的无聊把戏。

但是，正因为无处不是庄严道场，所以必须要有人间的形式化的庄严道场。那种认为无处不是道场而执无处不是道场者，不过是被另一种无聊把戏把戏了。而人间形式化的庄严道场，就是寺庙，在这个形式化的庄严道场中，就要彻底形式化，就是要执着道场的庄严，这里，执着就是真解脱。

不立一像，不过立千像万像；不立一字，不过立千字万字；不立一法，不过立千法万法。几乎所有大唱禅宗者，最终不过陷入这些千像万像、千字万字、千法万法的把戏中。到如今，那些穿着袈裟的狮子虫玩弄的把戏，还比不上这些，要谨防穿袈裟的狮子虫！

对以寺庙为基地进行大肆敛财等恐怖活动者，必须以法律严惩。在任何寺庙范围内，不能允许任何商业行为存在。所有僧人，不能参加任何商业敛财活动。任何在家正信者，绝对不能供养不如法之僧人。任何寺庙，不能买卖门票。

任何地方政府，不应以寺庙为敛财工具。政府应该允许有能力的在家正信者，进行寺庙财产的赎买，将寺庙购买下来，然后完全赠与寺庙。任何出家人，必须农禅、农净并举，所有寺庙，可接受在家正信者的供养，但所有相应法事，不能收取任何财物。出家人，不蓄一丝，不蓄一米，发大悲心得大成就而回向众生。出家，非王侯将相、伟人圣人能行，乃真大勇猛者也。没这样的胸襟、气魄，出什么家？

诚然，上面所说，大概很不现实，但现实从来都是用来不被现实的，现实，不过众生之共业，而一人发愿，天地摇动，定业本空，何实何现？

---

## 教你打坐3：打坐前的基本功夫

现代人，贪嗔痴疑慢之火盛，被各种诱惑蚕食，身心皆损。不先行调理，不过胡闹而已。现代人，从意根上着手，难以成就。还是先从调理身根开始，这样较为稳妥。

所有人，身上皆病。病分两种，一种是现业所生，一种是宿业所潜，后者，非一切医疗手段可治疗，前者，可于医疗而有所助。但，医疗而愈者，不能断其根，最终，野火而春风，烧之不尽，终为其祸。

病，不离其身，无身，何来其病？去其病，必净其身业，身业不净，百病相随。意、口、身，相缠相续，意、口业不净而身业净，无有是处。净一份身业，即净一分意业、口业，从身根入手，逐一去之。

常人，气脉阻塞，自然百病不离左右。净身业，必先通其气脉。而气脉本通，人自塞之，现代人小聪明而无智慧，必以定法绝其聪明，方使天机流行。

日常，于无人处，关闭一切通讯工具，杜绝一切干扰，双脚微开与两肩宽，全身放松立，下颌微收，双眼眼光回收自然微合，念想足底至横隔膜被气充盈，气从横隔膜处向上，胸腔至头部如一气嘴，横隔膜下气息源源不断送出。

注意，气息送出，皆自然呼吸所致，不用意识调节，而胸腔至头部如一气嘴，则心脑都如不存在。心脑，都是进化产物，古代生物，无心无脑，一样可知可觉，人仿佛必须心脑作用方知其所知，只不过是业力所致。

以上程序，开始时不可持续太长时间，必须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一念想，以上程序就马上能完美完成，这样，就无须专门站立，什么姿势、什么时候，甚至在演讲、腐败、419、睡觉时，都是一念而成。而该念可以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该念能随时起止，来去自如。

一般来说，这程序持续一段时间后，都会有病而至，特别那些从来没有的病，突然而至，这是身根发动后，原来潜伏的病根也随着发动。严重者，全身流脓、腐烂不堪，这时候，必须要有正观，一般人到此，肯定都回头而去，或者连回都回不去了，如果没大智慧、大定力，肯定无成。

注意，以上程序，是本ID之法门，效速而高峻，一般人禅理不通，无了生死之大决心，断不可试。

一旦身毒去之七八，则气机一定发动，全身正气充盈，百病不侵。但有二、三分宿病，非此能去，路还长着呢。

---

## 教你打坐4：不要受邪人未了师的蛊惑

据本ID所观，近现当代的所谓名师，一万个里面都难找一个有正眼的，都是以盲引盲。给出几条最基本的辩师标准：

- 1、任何为了财物、名闻等而忽悠的，绝无明师。古代大德，明心后，为大众负米担柴，此真风范，岂现在的鼠辈可知？
- 2、菩萨低眉，不离金刚怒目，消极避世、混沌黑白者，皆鼠辈，杀尽人间不平才是真解脱，软骨头、和稀泥、畏权避世、都不是真明心者。
- 3、世间一切正邪游戏、三教九流学问，一一皆应通晓，此真菩萨行。
- 4、不息妄念，不净其心。真心本净，何劳其净？世界就是一大妄念，非在鬼窟里玩玩念头游戏就可以息什么妄念了。
- 5、至于那些把四禅八定当禅、摆弄几个佛教的死名词就到处忽悠的，连狮子虫都算不上。
- 6、心外求法，玩什么唯物的鬼把戏，不过是自欺欺人；心内求法，摆弄各种唯心把势，那不过是在意识鬼窟里自读。心、非内非外，非物非意，非当下而不离当下，岂可求？不求不失，求而不得，乱走作干什么？

以上只是随便写了几条，以后有空，本ID会把有代表性的所谓名师的言论进行辨析，指出其荒谬错漏之处，不到其境，不明其事，本ID正要指出其境之歧。

至于第三说的那念，横隔膜下送气，非呼吸之气，世间也无横隔膜下有呼吸之气之理。那不过是一念，只要有这一念，至于是否真有气从横隔膜下送出，根本就无关紧要。

把横隔膜以上当成一气嘴，身根发动病根也发动，那都是实有之事，并不是什么比喻，更不是什么副作用。不把潜伏的病根发动起来，等着让他变成真病要你的命，这才不叫副作用？世人之颠倒也算一绝了。至于有真病，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注意，存此一念，并不是脑子里想着，忘了就没了。这一念，就算你在睡觉中也不曾离你，这念如水，你睡觉是水上浪息，不睡觉是水上浪起，但水还是水，这一念还是一念，无所从来，无所从去。根本不需要去守，也不怕去丢失。

逐步，你的自然呼吸、脑子里的念头闪动，你身体上的气脉活动，都会一一明晰起来。但这些，都是水上的浪息浪起，什么大周天、小周天，都不过是浪息浪起。

再进一步，这世界的一切现象，这世界本身、时间空间，都不过是浪息浪起。注意，这不是想象，而是你以最明晰的状态明晰的一切。世界的浪息浪起就如同你身体、呼吸、念头闪动一样明晰。

---

## 教你打坐5：生死中之不生不死者

世间之一切，不离生死，有生则有死，断无生而不死之妖物。所谓长生久视、永生不死，都不过是痴人之妄想。道教、基督教之类宗教，都不过陷人于如此虚妄之中。所谓与天地齐寿者，仍不过是天地同死之蠢物。真有如此之物，也不过妄想之业幻，无可把抓。

生死之中，不离轮回，生之以死，总有唯物之痴汉，作断灭想；死之以生，总有唯心之妄人，作不灭想；更有心物一元之贪客，执计有一心物一元者。

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非断灭、非不灭、非心非物、更非心物一元。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非可证非不可证，不离目前又非耳目之所到。

不证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任何打坐，都不过儿戏。有这般痴汉，以打坐为得一好之心境、或发之以神通，都是舍本求末。心境、神通者，如镜花水月，镜破水枯，一场闹剧。

用最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任何你证到的东西，看看你死了以后，是否与你同死。任何与你同生同死者，都不过闹剧。你的身体是闹剧、你的意识是闹剧、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过是闹剧，任何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相对者都不过是闹剧。

有人可能问，那是不是灵魂？人死了以后是否有灵魂？所谓灵魂，不过是痴汉之妄作，你死了，身体被戳骨扬灰，甚至盛尔骨、负尔灰之世界，也不离生死；身之不存，焉有灵之可寄？世界之不存，焉有灵之可托？

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非心非物非佛非道，非青红赤白，独耀根尘，穿天透地，只叹痴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于生死而轮回。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证之不得、不证不失，无所从去、无所从来，与你同生同死而不生不死，不离生死闹剧而于生死大自在。痴人，以奴作主，怀如意珠而于生死苦海出头没，可叹可怜。人身难得，得此难得之人身，而不证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乃世间最可怜可耻之人。

有人问，莫非这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就是禅？痴汉！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正是生死之源，以此生死之源为究竟、为禅，不是痴汉又是什么？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如苦海之一筏，苦海本空，执筏何愚？

打坐，非禅非不禅；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非禅非不禅。苦海本空而不空，以苦海本空而弃筏者，大痴汉也。不证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难离苦海；执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亦难离苦海。

打坐者，不离步步真实功夫，所谓功夫的一个检验，就是是否能证此生死中之不生不灭者。这，可当下立证，实不费一丝功夫。但人之愚痴，不能直下承担。古人，坐烂N个蒲团、几十年茫然于此，一朝登堂入室，看从前做作皆为笑剧。现代人，愚痴更甚，求一坐烂N个蒲团者，举世难得。坐烂N个蒲团、看烂N本公案，于此又有何交涉？不坐烂N个蒲团、不看烂N本公案，于此更有何交涉？

可以用最明白的语言说，现代人，根本无顿悟之机缘，现代所谓大言悟者，皆不离意识做作。现代人，求一文字禅犹不可得，何能求直下承担、当下立证？

现代人，真有心行于此者，首先要于世间之法而能自在。一人，连世法尚不能通达，何来于出世间之上上乘法而能通达？古之大德，皆世之龙象，岂如现在之寺院，尽世间失意者、贩卖如来者的藏污纳垢地？

于世法而自在，财法布施、行难行之菩萨行，积聚福德资粮，方可于此着手。否则，世间情挂、红尘事牵，心物攀缘，何有了期？

至于那些世法相缠，求财求寿求名者，不过徒添恶业，终引恶缘随身。此间，无人无我无寿者无众生，岂有一法可求？

此大事因缘，非王侯将相可换、金铜名色可易。苦海无边，人身难得，胡不归兮胡不归？

---

## 教你打坐6：于死亡而从容

有生必有死，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分段生死难免。何谓分段生死，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是419的崇拜者。他们相信，生命就是一个419的过程，419就后，就什么都没了。而分段生死，就是N419，这个N可以趋向无穷，当然也可以包括N=1。

生命，就如同面首。因此有情，而有这面首之缘。唯物主义者相信N=1，当然，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N只能等于1。他们的证据不过是说，人死了，都成了死尸，所以N=1。这种论证，就等于看到一个混乱、惨不忍睹的强暴面首的现场，然后就假定，是男人都要被面首，是面首都要被强暴，被强暴的面首然后失去贞操就是男人唯一的命运。

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被强暴恐惧中的面首思维。将生命还原为一大队分子、电子、这子那子活动的，只能是呆子。那不过是生命的表象，生命，当然有超越分子、电子、这子那子的东西。

就算站在纯科学的角度，这种呆子思维也是极端可笑的。一个只能观察分子、电子、这子那子的系统，当然就只能观察分子、电子、这子那子，以此为前提来设定生命的边界，其实依然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假设：观察的结果=观察物。把观察的结果等同于观察物，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上帝式思维的狂妄自大。将所谓科学的观察研究当成上帝的全知全能，就算用一种极限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科学的不断进步可以不断接近真相，那不过是用建立在这样一个狂妄自大的全知全能的假设上：我们的观察结果所有构成的空间中的每一个收敛序列都收敛于一个叫真相的玩意，而每一个叫真相的玩意都能有一个收敛序列去收敛，人类的观察结果、人类的科学空间是完备的。

这种完备性的狂妄自大，不过是对上帝的全能全知的投影。整个西方的科学，本质上不过是基督教意识的世俗化，都和基督教一般，有一个狂妄自大的、全知全能的可笑前提。

这个前提，没有任何人能去证明，科学不是标榜以可证明性为前提吗？但科学的前提恰好是不可证明的。科学就是这样一种怪胎，他标榜的东西是与其反面出现在其预设的前提中的。

对科学前提的追究与批判，就是本着科学所标榜的态度，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人说，科学有用呀，科学可以制造可以把蘑菇种到天上去，然后100万1000万1亿地杀死所有的人，一克的药物就可以杀死60亿的人。确实，科学有这样的用处，这就是人类贪嗔痴疑慢所感的共业。

无论科学能杀死多少人，无论科学能让花朵长出人类的性器；牛尾巴上长出人类的头颅，无论科学还能玩出任何花样，能科学的永远只能是能被科学的。科学的狂妄自大只不过在于，他宣称，他的世界就是世界，他的世界是完备的，能被科学的集合就是世界本身。但科学永远证明不了他自己狂妄自大的科学性，科学永远只能在面首被强暴的哀鸣中自读。

科学的范围，离不开眼舌口鼻身意，甚至只能是眼舌口鼻身意所对应的粗分部分，面对死亡，科学眼舌口鼻身意地科学到了一具具死尸，然后在这一具具死尸中科学地自读，在这里，于死亡无所谓从容可言，从容是生命的，而不是死尸的，更不是科学的。

还有一种，如陶渊明般号称“托体同山阿”，但山阿亦有败坏时，人的贪嗔痴疑慢于死后还想不朽，或希望留名千古，或希望托体山阿，都不过是偷心不死。

永垂不朽，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文化、世界、科学、人类，诸如此类，都有败坏之时，有生必有灭，希望托于不朽而不朽，都是痴心妄想。世间哪里有什么不朽的东西？醒醒吧。

死亡？谁去死亡？死亡者是谁？眼舌口鼻身意，你的意识停止了、你的身体腐烂了，你魂飞魄散了，你在哪里？你的眼舌口鼻身意是你吗？你的灵魂是你吗？你死的时候，科学帮不了你、宗教帮不了你、文化帮不了你、面首帮不了你、419帮不了你、金钱帮不了你、世间的一切都帮不了你，你的灵魂帮不了你，狗屁上帝帮不了你，道帮不了你、白日飞升帮不了你，你在哪里？

死亡，就是生命真相的一个大揭露。一切在生时抓住的东西，一旦死亡到来，都不管用了，你什么都抓不住。死亡，赋予生命以意义。你在生命中牵连的一切，在死亡中被意义了。死亡，照亮了生命。没有死亡，生命没有了意义。

但有了意义，并不能使得死亡有了更多的从容。这种意义是外加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死亡就在那里，他吞噬你的一切。

你的一切的叠加是你吗？死亡吞噬了你的一切，但你的一切是你吗？你的一切从来都不是你，他只是你的，而不是你。你的都不是你，你的都不过是你觉得抓住的一切，在死亡中，一切你的、你的一切都被扒光，你的灵魂、你的身体、你的名利、你的文化、你的世界、你的上帝、你的道、你的科学、你的成就、你的宇宙、你的时间、你的一切都被扒光，如幻象般幻化，而你熠熠生辉。

你从来未生，又何来死。你从来从容于生死，生死如幻象般生生灭灭，而你于生死中熠熠生辉，生死流转中不增一分、不减一分，你依然是你。

成佛是你、成魔是你、科学是你、不科学也是你，狂妄是你、自读是你，你只是你。

你，修证不增，不修不减，你本来佛，不曾迷、更无须悟。这生死中的风情，销魂销骨而依然，你无非是你。

---

## 教你打坐7：神鬼、神通、神异景象

说到打坐，不可能避免要谈到神鬼、神通之类的玩意。这个问题，并没什么可谈的，特别现代，所谓见神鬼、得神通者，基本都是大话欺世，或者就是神经叨叨，理不明，事岂能明？至于那些断言没有神鬼、神通者，和断言光速不可超一样，都是以一己之臆测测度世界之无穷。

有没有神鬼、神通，如果你没有亲身去实验过，那就请用存疑的态度，别把自己当成上帝，世界的有无还因你的喜好、判断而来不成？

这里，不说有没有神鬼、神通，因为这是需要自己去亲身验证的事情，而且这是有一套如科学实验般可以反复验证的事情，只是你能否达到实验所要求的程度。例如，如果你打坐能达到例如四禅的境界，神鬼、神通的问题就是一个绝对的、如你现在去验证太阳是否存在一样可以直接确认的问题，否则，就如同一个没有眼睛、没有感觉的植物人，你让他如何去验证太阳的存在？

如何去达到四禅的境界？这是一个可以按部就班的严格的实验程序，任何人按照程序，通过时间不等的修行，都可以达到。在古代，别说四禅，就算灭尽定，依然有很多人达到。但在现在，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间，找一个达到粗住的人，都不是一件简单事了。

这里只说，假如真有神鬼、神通，那么这究竟是什么玩意？

对于一个不能用嘴吃饭的人，用嘴吃饭一定是最大的神通之一；对于任何人都能随便穿墙过壁的世界，一个竟然不能穿墙过壁的人，一定是最大的神通者之一。我们的世界，分段为食，就算你吃素，那也没什么不同。那么，宇宙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世界，里面的人是以香味为食的？或者就以思想为食的？那里的人，饿了想一想就饱了？还有的，可能是以各种噩梦为食、以火为食、以精血为食。

还有，我们现在的世界，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所谓实体的；而在无限的世界中，有些生物，是以想象为身体的、他们有着现在的人类不能想象的各种形象以及构造，他们的身体是气体的、是液体的、是光、是电子流、是负物质、甚至不是由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基本粒子构成，在他们的世界里，有这自己的物理系统，和我们这里的完全不一样。

好了，关于这些人，站在我们现在人类的角度，他们就是神或者就是鬼，他们的身体、世界可能是物质的，可能是非物质的，可能是非目前我们世界所有具体的物质形态所构成。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在我们现在的宇宙中，如果你相信所谓的大爆炸，那么他们的宇宙和这所谓大爆炸而来的宇宙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有可能，他们的宇宙在时空层面上和我们目前的宇宙有一种干涉的关系，甚至一种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宇宙是我们宇宙的镜像或反镜像。

这里，你可以用尽你的想象力，你甚至可以想象，我们的宇宙有一种机制，这机制的开口处就是一切生物本身，一切生物就是宇宙的出口，通过这生物的死亡，人类可以出口到另一个世界中，而这个出口的机制，暂时并没有被我们的科学所把握，因为他非物理学的。认为这宇宙的所有秘密一定是物理学的，大概任何最严肃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有这种上帝式的狂妄自大。

好了，无论你怎么想象，你的神通、神鬼如何怪异，但都离不开一点，就是任何的共有境界，都不过是共业的结果。神通、神鬼的，不过是能神通、神鬼的共业所成。神通、神鬼，都是过是各自业力所造，业力完了，这戏也完了。

神通、神鬼，没有任何可奇异的地方。神仙的业力完了，神仙也可以成人化鬼。神通的业力耗尽、因缘消散，神通的闹剧也就完了。

世人贪恋神通、神鬼，只不过是偷心不死。至于那些，要通过什么上帝的力量永远天堂，那更是热昏胡话。偷心不死，所以万劫轮回，在生死海中头出头没。

其实，科学就是人的共业，也是人的神通之一。一克药可以同时杀死所有的生物，够神通没有？N个蘑菇可以毁了地球，够神通没有？但没用，就算人类这种蚂蚁N年后爬满整个银河、整个所谓的宇宙，依然摆脱不了其业力。

蚂蚁把自己目力所及的地方看成世界的所有，其实，那可能不过就是一个小土丘；人类把自己目力所及的宇宙看成了一切，其实，那可能不过是一个共业的幻像。

任何追求神通、神鬼的，都不过是偷心不死的闹剧，此理不明，其事必妄。

至于在打坐等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奇异现象，那就更不值得留恋了。而且，这种现象，任何人都接受到，就如同你的收音机，调到那个频道，就自然有那声音一样。

所有的现象，不离六识。以下现象，本ID在10几年前，都经历过，而一切人，只要走到那个阶段，都会经历的。

例如：

### 一、空中有些奇怪的物体。

首先要确认你的眼睛没病，眼睛有病，那自然看什么都奇怪。其次，你看这些东西，从根本上不是用眼睛所看，因为，无论睁眼、闭眼，都可以看到。最后，最简单的，你和那些奇怪的东西，是可以进行交流的。

#### 1、一些人物、生命

可能是一个道人、可能是一个古怪的玩意。他可能会停在你的额头前一尺上下的地方。你随时可以看到他，无论你吃饭、睡觉、看电视、玩耍、419等等，那玩意都可能在那里，当然，当你干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到他，就如同一个花瓶，他可能就在那里，但你并不一定注意他，但你想见就看到了。你有空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和他交流。当然，你和他说话，并不需要真讲出来，你心里问什么，他都会告诉你。

注意，对这种玩意，一定要不理不睬，所谓见魔杀魔、见佛杀佛，一切形貌声色，都不能贪住。特别，这些玩意都有些奇特的地方，绝对不能利用他去干一些事情，这样种下恶因，万世偿债，解脱无期。

#### 2、一些奇异的结构非生命物质

这些物质，其形态绝对不是一般的物质形态，处于有形无形之间。有如太阳形状，中有一如核的反射能量；有如车轮、有如长蛇，形态千奇百怪。这玩意，无论的开眼闭眼，都能看到。同样本质上不是用眼睛看的。开始时，可能只能在有光的地方看到，后来，你能在完全黑暗的地方看到。如果你认这些玩意为实，那么这世界以及你自己就如同幻化一般。

这些玩意，是可以和人本身发生作用的，但一般人对他们只是如刀断水一般。本ID说这些话都不是瞎说的，因为本ID在10几年前，就让他们其中的一个和本ID发生过作用。那天下午，本ID突然有做一个实验的兴趣，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结果，下了极大决心，绝对有以死探道的决心。

其中一个玩意，本ID让他从本ID额头中间某位置进入，一进入后，本ID身体里面就如同开始一场核爆炸，首先是一次激烈的放光，那光的亮度，后来在几年之内都印象深刻，然后身体的所有经络系统都被完全激发，本ID就如同被定在那里，一动不动。但脑子异常清晰，任何发生的事情都在清醒状态下的。

后来，这玩意的能量在本ID的身体里顶开无数关节后，就逐步归于平静，本ID才开始能动。这个时间大概是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准确时间说不好，因为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算本ID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也顾不上看时间了。

注意，这些玩意，虽然有奇怪的地方，但也没必要去有什么亲密接触，这都不是究竟的地方，闹着玩没问题，但沉迷其中，同样万劫不复。

### 二、世界仿佛消失一样

上面那些，无论是有生命无生命，都是于世界之中看其形态。但一旦时机成熟，你可以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本ID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也是10几年的事了。那次是在晚上，本ID正在打坐。这次是先从耳朵开始的，有一股能量（这个词可能不太严格，但没有更好的词了），从很遥远的星际而来，穿越耳朵而过。

然后，全身突然似乎消失一样，眼睛、耳朵、鼻子、身体、以及房间、宇宙，似乎都一下没了，只有一个明晰的意识在那里，整个宇宙都在一种洞彻一切的蓝光之中，这蓝光，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只是意识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而且，那时，意识也完全惊住了，只有那决非世界的蓝光。准确说，蓝光只是一种比喻，不在那种状态，人类的语言根本无非去描述。

本ID后来很久以后写的一首七律里，有一句“琉璃碧净宇无尘”，虽然不是专门写这事情的，但用来比喻那景象，可能会比所谓的蓝光要准确一点。

在那种状态下，没有任何时间、空间，但意识是明确的，但那意识完全不是从脑子作用下的那种意识，因为当时，身体之类的东西完全如没有一样，这意识，完全就是漂浮在这蓝光之中。

这种现象，比有形的东西更有坏处，一旦贪念，就进去了。有形无形、有光无光、净污动静，都不过是翳眼生花。本ID当时是立起正念，坚决不随，慢慢意识才能意识到自己，然后慢慢才从蓝光中摆脱出来，仿佛重新回到世界中一样，然后房子、身体等等重新被形象。

这个过程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最明晰地经历，你的六识是如何逐步作用的，六识、六根、六尘是如何相续相缠而成的，你的意识与脑的关系是什么，你的眼识与你的视觉系统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绝对不是那些所谓科学实验能够搞清楚的，拿着一个死尸的脑袋去研究人类的意识？测一下所谓的脑电波去研究人类的意识？这连盲人摸象都不如。

注意，上面只是粗略把打坐中开始可能遇到的情况分了三类来说明。这三类情况，都是引你入迷途的。不过，现代人心太软，一般也就玩玩这气动了、那精起了，都在那色壳子里打转转，可能要碰到这三类情况的机会都少。但万一你真碰到了，一定不能贪爱。至于神鬼、神通之流，就更不能贪爱了。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

## 教你打坐8：顶礼反佛、灭佛者

世界反佛、灭佛者多矣，皆应顶礼之。有人可能要问，我信仰佛教，他们反我的信仰、灭我的信仰，我为什么要顶礼他们？有此想法者，比反佛、灭佛者都不如。

佛法，无一法给人，反者、灭者不失，信者、仰者不得，将有得之心而求佛法，痴矣。众生平等，人人是佛，反佛、灭佛者也不例外。而且，任何人，无数世以来，无数次扮演着反佛、灭佛的角色，别认为你现在所谓信佛仰佛了，就有什么了不起，可能你上一世，还是一个反佛、灭佛的超积极分子。

有人说，我不相信轮回。轮回又何曾需要你相信？就像日出日落，你爱信不信。佛教不需要任何人相信，更不需要任何人信仰。信仰佛教，于佛教无增；不信仰佛教，于佛教无减，你爱信不信。

那些蛊惑信徒，说信我仰我就能得点什么的玩意，不过是痴人把戏。佛教没有信徒，不需要信徒，也不承诺你得到什么。有得必有失，想得到什么的，都不过是痴人把戏。

有人问，打坐是不是可以治病？有病！你想治病就去找医生，以有得之心打坐，还不如去打麻将。有人说，打坐什么利益都没有，为什么要打坐呀？正因为什么利益都没有，所以才打坐。无求无得，才有点打坐的样。否则，打秋风去吧。

有人说，这宇宙的牢笼无处可逃了，打坐是否可以逃掉？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真想这样，还不如去跳楼跳海跳崖。打坐，无出无入。有出有入的，都不过是痴人把戏，

有人说，这样，我为什么要打坐？谁管你为什么要打坐。打坐，从来就不为什么，要为什么，你就为什么去，何必打什么鸟坐？等你什么都不为了，才有点打坐的样。如果你还要为什么，那就为什么吧。打坐，连打坐都不为。

有人说，那么佛教就是逆来顺受，随便让人欺负？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佛来杀佛，魔来杀魔，连佛都欺负不了你，你还逆来什么？顺受什么？只有十地菩萨才能为大魔王，大魔王皆十地菩萨所化，谁告诉你佛教就是暮鼓晨钟的？



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无一法非佛法。科学是佛法、非科学是佛法、魔法是佛法、杀人如麻是佛法，佛法者，盖天盖地，又何曾有一法外于佛法？以蜉蝣之眼界，窥世界之无穷，岂能知佛法之一尘？佛法者，一切法而不法一法，岂世间得失、善恶之心可知？

有人问，如果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我就杀人放火，这样就是修佛？佛，无一法可修。杀人放火，是罪非罪，能罪所罪，都不过是世间之共业。杀人放火，自有杀人放火之业如影随身，这也是佛法。

有人问，见行恶行者如果处置？顶礼之，回向之，见之如见佛，然后一剑挥却。

有人问，见行善行者如果处置？顶礼之，回向之，见之如见佛，然后一剑挥却。

有人问，这不就是善恶不分了？只有如此，才是善恶分明。

有人问，难道日本人再打我们还要顶礼回向他们吗？日本人、小布什，将他们凌迟、分尸，就是最好的顶礼回向。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将他们凌迟、分尸，有能力没能力，不过是世间之共业。没能力，光愤青有屁用；有能力，那就顶礼之，回向之，见之如见佛，然后一剑挥却。对日本人如此、对小布什如此，对世间一切恶人亦如此。这不过是世间之共业，如影随形，幻人幻戏。

有人问，何谓一剑？一剑者，非金非铁，收之一尘，展之天地，遇佛杀佛，遇魔杀魔，遇人杀人，遇鬼杀鬼，杀尽一切人我众生寿者，此乃杀人剑。然则，知此杀人剑，不知活人剑者，又岂知一剑？

有人问，打坐时，没有气感怎么办？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玩什么狗屁气感？你变成僵尸时，那气在哪里？那感在哪里？偷心不死，永无了期。

有人问，打坐时，走火入魔怎么办？大魔王，十地菩萨所化，你那点偷心，还想走火入魔？有那资格吗？你想当个最小魔王的资格都没有。你身上有火吗？知道身上真火发动时，是什么境界吗？现代人，在权名利色中消磨，身上别说火了，连虚火都没多少。一句话，如果你真能走火入魔，那真要恭喜你，可惜，现代人，六十亿里，想找一个能走火入魔的，都不可得。

佛教者，禅宗者，天地不能盖，古今不能载，没有盖天盖地、横古横今的志向，又何必佛什么教，禅什么宗、打什么坐？佛跳墙、一指禅、打飞机去吧！

---

## 教你打坐9：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

虽然本ID在上次说了，“轮回又何曾需要你相信？就像日出日落，你爱信不信”，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而讨论六道轮回，当然离不开善恶报应。

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纯博弈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善恶报应、六道轮回之有无，无非就两种答案：有和无。假如是无，那么相信其有无并不能改变其无。也就是说，因为相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而“诸善奉行、诸恶无作”并不会有任何最终利益上的损失，因为，一切的利益，都在最终的断灭中没有了，所以如果人死是断灭，那么干什么都可以，在最终的角度都是断灭，因此，相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而“诸善奉行、诸恶无作”是其中可选的两种绝对价值取向中的一种。

而如果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是有，那么任何因不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而不能“诸善奉行、诸恶无作”的，将100%受到最严厉的最终利益上的惩罚。因此，综上所述，从纯博弈的角度，不相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显然是一个只有25%有利的坏选择，而相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是有75%有利的好选择。

而且上面的讨论，其实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就是相信人的断灭的，当然就不会通过某种行为就改变，而不相信人是断灭的，就会选择某种行为去改变这最终的结果。因此，人最终命运的结果，从概率上，有两种可能，就是断灭不可改变、断灭可改变。而加上这种情况，那么不相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有利概率将远低于25%。

其次，站在一种科学的角度。有没有轮回，是可以进行亲身实验的。那些毫无亲身实验就号称“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是错的，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就像任何的科学实验，必须有一定的程序与规范，而对“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实验，同样有其规范与程序。这个规范与程序，就是打坐。因为，就象让一个人去看太阳，那必须首先有一双能看的眼睛；而让一个人去看细菌，怎么都先有显微镜。太阳、细菌，

就是那样客观地在那里，但对于太阳之于盲人与细菌之于没有显微镜的一般人，太阳与细菌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无聊的争论。同样，“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是对是错，完全没必要争论，去实验就知道。而打坐，就是让盲人有了眼睛，让一般人有了显微镜，等你在打坐中达到一定层次，“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有无，就如同太阳、细菌的有无一样，完全不必要争论了。而这个实验，任何人都可以的，甚至包括盲人与植物人。但这个实验，必须自己去做，为什么？就象没人能替你看太阳、细菌的有无，轮回的有无也一样。

有人可能要争辩，那为什么不可以用科学仪器去验证？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请问，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抚摩太阳吗？你可以用你的舌头去听世界的喧嚣吗？你可以用天平去丈量地球的大小吗？能观察的，必须是可观察的，对“善恶报应、六道轮回”有无的观察，只能从打坐入手；就像测量重量的，必须是能测量重量的仪器。

为什么目前的科学仪器无法考察“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有无？这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我们的共业所造，包括我们的科学，以及所有可科学的东西。而要穿越这共业之网，不可能通过这共业之网中的任何东西，这类似什么？这就类似数学里关于运算的封闭性，你用加减乘除怎么搞，也搞不出一个无理数来；在一个群里，你用群里的运算怎么搞，得到的还是群里的元素。这就是运算的封闭性，同样，你用共业之网中的任何东西如何组合、如何乱搞，都逃不出这共业之网。

但共业空而不空、不空而空，通过打坐，去穿越人的共业之网，去窥见其他五道的活动，否则，人的共业就把你的一切观察给封闭掉了。这就如同数学里，我们可以用有理数序列的极限来冲破有理数之网的封闭，达到无理数；而打坐，就是真正的极限运动去冲破人之共业之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人，最大的愚昧就在于，以为自己的世界就是世界了。世界广阔着了，人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土堆上的蚂蚁窝，然后上面干戈不断，可笑可怜。

再其次，所有要求证明轮回之有的，似乎忘了自己首先要去证明轮回之无的责任。请问，又有哪个科学实验证明了轮回之无？科学不是讲究严谨可重复吗？请问，现在有哪个实验可以严谨可重复地去证明轮回之无的？请问有人提出过这个实验吗？有人进行过这个实验吗？可以让所有人去重复吗？

而证明轮回之有的实验，已经在无数劫里提出了，宇宙从无到有经历过无数次，这个实验依然存在。在无数亿次前的那次宇宙的发生中，这个实验就已经不断重复了无数次，一直到现在，这个实验依然可以被所有人的无数次的重复、去验证，这实验的名字，在目前我们人类的共业中，有一个带着人类共业、其中部分是中文共业的名字：打坐。

当那些带着科学幌子进行忽悠时，请他们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情，请先把你们的可重复实验向公众公告，能让每个人去实验。或者，就以科学的态度，去进行对任何人都可重复的实验：打坐。

最后，没有什么最后，所有的人，在无穷的轮回中生死沉浮，哪里有什么最后？如何打破这生死之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

## 教你打坐10：不要相信任何你能看到想到感觉到的

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这里的见，当然不单单说的见，包括任何六识范围里的东西。你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所味、所嗅，一切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都是不可依赖的。

有人喜欢坐在那里见这见那、感觉这感觉那，都是无聊游戏，千万别相信。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你见的东西，死的时候在吗？如果不在，那就假的；你见的东西，睡觉的时候在吗？419的时候在吗？贪嗔痴疑慢爆发的时候在吗？如果不在，都是瞎掰。

题目所说的，就是打坐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与六识相关的东西都是不可留恋的。有任何的留恋，都不过是自造恶业。

真相往往都是残酷的，就算你动一下念，都是在造业。口业、身业、意业，所有人的命运与境遇，都是自造其业。当然，业有善业、恶业。但即使是善业，一旦迷恋其中，也就同时种下恶业的种子。

因此，打坐，必须首先要有其正念。何谓正念？就是不着一念，连不着一念这一念也不着。一切的念头，包括六识中任何相关的东西，都不着。不思善，亦不思恶，不思亦不思，这样，才有点相应的样子。

但更重要的是，不着一念，但必须念念分别，否则就是大昏沉，而昏沉，实际上还是一念，只是你完全沉迷进去而不自知。而昏沉这一念也要分明，这才有点象样子。有人说，那我完全空了，这总行吧？难道你那所谓的空就不是一念？很多玩嘴皮子的，连那一念的空都没空过，那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问，打坐可以不着一念，那不打坐的时候，怎么可能？例如，要工作、要生活，总不可能无念吧？这又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打坐、不打坐，那自生的分别，难道不是一念？你还有着打坐不打坐的自生分别，又如何是不着一念打坐呢？你的打坐，还有出入，那不过是无聊把戏。

有人说，那太难了，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自己从来都是不着一念的，任何人从来就是不着一念的。就算你以为自己着了这念那念，当你死的时候，就知道那念这念从来没着过你，你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

你本解脱，无须什么解脱。但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本解脱无须解脱而如何如何了，那才是大的束缚。

现代人，是承受不住你本解脱的，所以本ID可以换一种说法，看看你是如何被绑的。绑住你的，无非是这几层东西：一、所有的社会关系。二、你的身体。三、你的思想。四、你生命的生死。

所有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最外围的东西，这层东西，如同戴着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有些人觉得，在这里面钻营，没意思，所以就自返所谓的内心，求所谓内心的平衡，得所谓的修养，换所谓的清名，被人称为所谓的高士，这种人，不过是另一种的糊涂蛋，和在所谓社会关系中钻营者没什么区别，而且甚至更坏。

在第一层次上钻营的人，道德上会受到极大的不信任，这些人都很难有什么好名声，所以骗不了什么人。而那些所谓的高士，自己还是糊涂蛋，用所谓的学问、清名去蒙骗人，自种恶业而不知。求利、求名，都不过一丘之貉，实际上都是在第一层次上混。现代人中，1亿个里，大概99999999个都属于这一种。

当然不排除现在还有这种人，抛弃一切名利权色，到深山里苦修，企图通过身体上的一些把戏，摆脱点什么，得到点什么，成仙成佛。这类人，已经完全摆脱社会关系的束缚，但摆脱不了的，是自己的身体。

以上两种，归根结底，摆脱不了的，不过是自己的思想。所有的思想，其结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肯定点什么，例如，身体、权名利色、批判精神、上帝的爱、诸如此类，说白了，都不过人的贪嗔痴疑慢。

能摆脱一切社会关系、身体、思想，但你依然摆脱不了生死。所有的人，本质上不过在这里四重大网里苟延残喘，生来死去，永无了期。

其实，你根本不着一丝一毫力气，就可以破掉这四重大网，但现代人如此愚痴，还是必须一重重地来。

站在你的身体的角度，一切社会关系，就属于外在的。如果把你的身体当成一念，那么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是纷纷扰扰的无穷无尽的念念相缠，将你身体的一念踢来踢去，从中永无尽头。同样，你的思想与你的身体的关系也一样，把你的思想当成一念，那你身体的血液、内脏、阴神阳神，五官、脑电波，基因，诸如此类，都构成了纷纷扰扰的无穷无尽的念念相缠。

很多所谓的大师、上师，教人守着或不守着身体或其部分，去看什么念头，完全的胡搞。还有教人内视、外视，这听那听的，也同样是胡搞。无论你的身体还是思想，站在生死这一念上，都不过是纷纷扰扰的无穷无尽的念念相缠，顶个屁用。

现代人，还是一步步来。先把社会关系这结打开，否则，有人捧一下你就飞起来，有人骂一下你就眼睛突起来，天天为这为那去折腾，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看清楚这一切，把这纷纷扰扰的无穷无尽的念念相缠的游戏给看破了，注意，不是要逃离，而是要游戏其中，游戏其游戏，于游戏中而自由、而解脱。

顶礼所有骂你害你捧你成全你的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不能透过这一切，就根本不可能于游戏中而自由、而解脱。于此而自由，则不昧其业，不系缚其中，如风行水、雁过空。

应该为所有骂你害你的人祈福消业，其人愚痴，生此恶业，应将自己所有的福报与善业回向这些人以及一切法界众生，让他们恶业永消，终得智慧而永脱轮回。

注意，这里不存在任何谁比谁高的想法，人人是佛，没有谁比谁高，只是是否被系缚其中，被贪嗔痴疑慢所转。你被游戏，就被贪嗔痴疑慢所转所系；你游戏，就转贪嗔痴疑慢而成就。业之随身，历生死而不可解，于其中做口业、身业、意业，生死而流转，痴人不惧，而因果报应不爽。

谈到因果报应问题，这是现代人绝少相信的。但，这也如同太阳，你爱信不信，明天该升起来也就谁都挡不住。

于社会关系而自由，同样道理，要于身体而自由、于思想而自由，于生死而自由，这四重网要——解开。所谓自由，是不离系缚而自由，不离烦恼而自由。那种企图逃离系缚的正是大系缚；逃离烦恼的正是大烦恼。

---

## 教你打坐11：何谓正信

上面说了正念，现在说正信。信，大致上有两种：一、闻信；二、证信。人生在世，基本都在闻信状态。从最初的教育到日常知识的获得、理论的研讨，归根结底，都不离闻信。

有人可能要说，那么如果实践去检验了，那是否还是闻信？其实，这依然不离闻信。因为，任何时间检验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观察之于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所谓同一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例如，你看到天上的太阳，他也看到天上的太阳，你们两人之间是如何证明这两个不同人看到的太阳是同一的太阳？或者说，在探讨同一性问题的前提首先有一个同一性的假设。这个同一性的假设就是，两个不同的人的观察的基本前提是同一的，或者说是有着同一的起点。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假设两个人的可观察的基本生理结构是一致或同构的。但是，又有什么观察能决定两个个人的可观察的基本生理结构是一致或同构的？显然，这里就涉及一个前提无限倒退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相信，只要是人，其观察的基本结构前提就是一致的？因为闻信。人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灌输，使得每一个人都闻信地相信，人和人观察的基本结构前提就是一致、同构的。

人类的所有文化、哲学、艺术、科学、习俗、把戏，都不过从这个闻信的基础开始。所有的人，不过都是盲人，去摸一只像，但和通常所说的盲人摸象有点不同，或者是因为这像是一头怪象，鼻子和腿或是身子、耳朵都长得一模一样，因此什么盲人摸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因此所有的盲人就都宣称，我们摸的东西是同一的，我们去的摸也是同一的，我们是同类，我们如何如何；或者，所有的人，在发生摸像这个动作的时候，都出现同一的怪病，摸到不同的鼻子、腿、身子、耳朵，感觉都被突然同一了。这就如同，在计算机程序了，放了一条绝对的转向指令，一发生摸象这动作，就绝对地转向同一输出。但这个程序中无聊的绝对转向指令，可能只是一个黑客的恶作剧，就如同所有人的死，不过是一个无聊的绝对转向恶作剧，其实，哪里有什么死的绝对转向。

死，不过是一种病毒感染而已。但当这种病毒被无限传播后，所有人都闻信地相信，死是绝对的，是不可解毒的。更可笑的是，这个病毒的编写者与传播者，就是每个人自己。而生，是另一种病毒感染。这病毒、那病毒，其实哪里有什么病毒，自生分别而已。

同样，你听说有佛，然后就产生的信和不信的反应。但无论信还是不信，都不过是闻信地信或不信，不过都是说食而已，岂是真食？所谓号称自己信佛的人，其实和所谓号称自己不信佛的，都一样，就如同两个根本没吃过佛跳墙的人，在争论佛跳墙究竟的色香味，都不过是说食之辈。

三人成虎，人类的所有文化、哲学、艺术、科学、习俗、把戏，都过是三人成虎而已。有时候，一些不同的N人构成子类后，就成出不同的虎，形成不同的学派、学说、理论、阶级、利益，然后互相攻击、撕杀、折腾、批判，忽悠，诸如此类，不过如此。

闻信，归根结底就是迷信。科学，同样是一种迷信。无论是假设观察的可重复性与同一性基础，还是假设可证伪性的可证性，都不过是一种闻信地迷信罢了。人类社会的所谓发展，不过是一个个迷信的破除然后又一个个新迷信诞生过程而已，如果说，曾经的地球中心、太阳中心，变成物质中心、宇宙中心、人类中心、自然中心，是一种迷信的延续、变种，那么有一个不变的中心从来没变过，就是自我的中心，一切不过是那个“我”的无聊把戏而已。

所有闻信、迷信，一个最基础的结构，就是以“我”信为基础，而这“我”信，又非从“我”而得，而是从非“我”而得。最大的闻信、迷信之一，就是这闻信、迷信的“我”所裂分出来“我”与“非我”的二元结构。有一种最可笑的闻信与迷信，就是把“我”大而化之，搞出“大我”、“无我”的无聊把戏，似乎“大我”、“真我”、“无我”以后，这“我”就忽悠大了，忽悠无了，就世界了、就宇宙了、就真理了。“大我”正是“我”之至小，“真我”正是“我”之大假，“无我”正是“我”之有根，所有修炼、寻找所谓“大我”、“真我”、“无我”的把戏，都是所有把戏中最恶臭、腐败的无聊玩意。

如果有人让你信佛，那这人肯定是大恶魔，为什么？无佛可信，可信非佛。如果你就是佛，又有什么佛需要你去信？如果你不是佛，你信的都是闻信、迷信，你信的所谓佛都是臭狗屎。

佛魔最难除，佛就是最大的魔怪，见佛必杀，杀尽所有佛与非佛，才有证信的样子。而证信又何曾有样子，佛且不证、何况非佛？佛且不信，何况非佛？不证不信，是为证信。

有人问，那些没有信仰的、杀人如麻的，难道就是不证不信？难道就是证信？且慢，你说那些没有信仰的、杀人如麻的，哪个没有信仰，哪个不证着点什么？信着点什么？有信仰、没有信仰，都依然是闻信、迷信，非佛尚不能透过，何况佛魔？

有人问，人要在现实中生存，怎么可能不证不信？时间、宇宙、历史、现实的一切，都不过是闻信、迷信的共业制造的空中楼阁，彼此闻信、迷信共业牵引，而生幻业相续相缠，由此而被游戏，透过此，才能不生生、不死死而游戏其中。

有人问，不证不信，是不是要成仙、或者把自己的一切感觉、见闻灭掉？问这种问题的，都是痴人。佛犹不成，成什么破烂神仙？神仙难道不在六道轮回里？而即使你灭尽见闻觉知，犹是闻信、迷信中，犹是自生影尘分别。不证不信，不生不灭，不出不入，又有什么需要灭、需要出的呢？

---

## 教你打坐12：如何呼吸

生死，就在一呼一吸间，呼吸问题不解决，谈什么生死问题，都是口头缠。呼吸，谁都会，不会的，早死了。但实际上，真正会呼吸的，并不多见。

我们日常的呼吸状态，与不日常的呼吸状态，不过是呼吸的不同状态，这都是呼吸之树的根以上的玩意，花开花落，枝荣枝枯，都是这类玩意。因此，根性灵敏者，就不需要在那枝条花叶上浪费工夫，而是直取其根，连根拔起，然后才真的自由呼吸。所谓自由呼吸，不是不呼吸，而是如天天吃饭，不咬着一颗米，天天呼吸，而不碰着一口气。

以上利根者所行，不是现代人能一下达到的，因此，只能从最琐碎的花枝弄起，先学学最简单的呼吸问题。

对于一般人来说，最容易分清楚呼吸状态的，就是唱歌了。一听歌声，其呼吸状态就无所遁形。最恶劣的一种，就是颈部肌肉充分紧张的呼吸状态；其次，是锁骨附近肌肉为支持的呼吸状态；再其次，是胸腔下部肌肉为支持的呼吸状态；最后一种，是腹部肌肉为支持的呼吸状态。用不大严格的术语，可以分别称为：颈式、锁骨式、胸式、腹式呼吸。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腹式呼吸。注意，所有的呼吸，都必须是通过鼻腔，而不是口腔。如果最后光用口腔呼吸了，那么离死也不远了。不信，去医院看看，那么病重的，临去前，是不是用口狂抽气？

鼻腔通畅，呼吸自如，这是一个人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别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人，鼻腔以及上呼吸道，都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呼吸的训练来解决。这问题解决了，然后是下呼吸道、肺部等等的通畅，这些都通畅、而且肌肉协调了，才有可能进行完美的腹式呼吸。后者，使得整个上半身都能充分舒展，各种器官、组织等等都处于一种协调自如的状态，然后才能为进一步的参

究打下基础。

而且，这里有一个更深一点的问题，人的中脉的贯通，必须由此下手。因为左右两脉的开口，就在鼻腔。中脉不贯通，一切关于身体的修行都是瞎掰。注意，这里和什么小周天、大周天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一些因为某种特定的意守而导致的某些状态，其实都包括在中脉的贯通里。中脉贯通，所谓小周天、大周天、N花聚顶都自在其中。

其实，中脉贯通，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是人体自身就具有的，谁都可以达到。而且就算贯通了，也才是基础的基础，连禅定最基础的粗住都达不到。

本ID这里说一句很严肃、很严重，自古以来没人说过的话，就是一切道家之类的人体修行，最高的状态，连禅定最基本的粗住状态都没达到，就更不用说所谓的气功之类的无聊玩意。

注意，呼吸和人的体液协调很有关系，呼吸有问题，人的体液就肯定出问题。人的体液，包括很多种类，最简单的，你看你有没有病，有没有问题，你就现在吞一下唾液，一个健康的，没问题的人体，其唾液应该是清爽、如玉露、略带清甜的。如果不是这样，那身体肯定有毛病。而通过呼吸的训练，达到道家所有小周天贯通的状态，那么人的体液质量才会有较大的改变。

当然，这都是些无聊玩意，如果真是立足于参究生死，这些呼吸、体液什么的，都是些中间的必经状态，没什么大不了了。只是，这里给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就是作为禅定前的基础训练，必须有以下三个基本的阶段：

1、呼吸问题的解决。2、体液问题的解决。3、中脉问题的解决。

每个问题的解决，对任何人，都有统一的验收标准，没有人可以打马虎眼，如果说科学，这就是科学的标准，所有人，任何情况下的实验，都必须满足。

对于第一个问题，腹式呼吸达到后，保持这种呼吸状态，尽一步下去，可以进行所谓的龟吸、脚踵式呼吸等等非一般性的呼吸状态，但这都是在枝条上玩花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不同的花样，制造出不同的特殊状态，如此而已。

因此，当自如地达到腹式呼吸，是否进入其他都非一般性呼吸状态，只是一个游戏问题，而一个非游戏的问题就是：无论最终采取任何的呼吸状态，其目的都是，挖出其根。

不管是哪根枝条开始，一直上溯，都是归于根、达其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破其根源而无所破，无所往而生其根，这样，才能达到关于呼吸问题的解决可能。

---

## 教你打坐13：何谓四大

刚回酒店，打开电视，就听到一清华的垃圾教授说“四大皆空”的“四大”是指东南西北。清华，也就是这水平了，原谅他吧。

何谓四大？地大、火大、水大、风大。一般禅定没有到相应阶段，是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地大、火大、水大、风大。注意，一般关于佛教的书，都是些无聊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修行，胡乱解释。当然，胡适这种无聊人也敢说禅宗，所以这种人多了去了也就不奇怪了。

禅定和禅不是一回事情，禅定也不是所谓的思维修。就算你把佛教大词典全背下来，也和修行无关，这里讲的是真修实练，没有半分可以作假的地方。

我们整个可观察的物理世界，本质上只是地大、火大、水大、风大的粗分部分，没到初禅是不能实证地大的；没到二禅是不能实证火大的；没到三禅是不能实证水大的；没到四禅是不能实证风大的。

注意，四大和什么五行可没什么关系。五行，不出地大范围。别以为水就是水大，风就是风大，这四大也不是类似化学元素之类的玩意。更不是那些垃圾哲学教授所说的，四大和原始的什么什么主义相关。还有，也不能说坚硬属于地大，湿润属于水大，温暖属于火大，流动属于风大。

现实中的人体与世界，都是四大粗分部分的相缠。四大，必须实证才可知。科学所研究的范围，绝大部分不离地大。而相缠的另外三大的粗分部分，现代的科学，还知之甚少。

我们的病，本质上都是四大不调形成的。而地球上各地气候的不同，本质上就是不同共业结构所制造的四大结构的异同所造成。因此，修行时，不同地方的人，对身体的调节，首先要先认识当地的四大结构的偏重。

打坐，不是单独在这色壳子里活计，你在那里打坐，天地也与你同行，你的所有业力、所有共业都一同在场。这不是一个气魄的问题，而是最切实、最真实的，只是一般人，被自己的业报所得的六识境界所迷惑，茫然不知。

---

## 教你打坐14：世界与四大

由于一般人、包括科学，多被业报、共业所造的六识境界所困，所以无论对人身或者宇宙的认识，都是极端狭隘的。

什么叫一个世界？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叫宇宙的玩意，不过是我们共业所成世界的粗分部分。准确地说，是欲界部分的粗分部分。而一个世界的其余部分，并不是一般人的六识境界所能观察到的。大致说，欲界人的观察以外的部分，就不是一般人能观察到，这包括：鬼道、地狱、阿修罗道等等。至于色界、无色界，那就更不是一般所能观察的。

世界也有成、坏、住、灭。但本质上，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只是共业所缘。但世界的粗分部分，是有成灭的。准确说，色界里的三禅以下，包括整个欲界，都在成坏中。

世界的坏，最常见的，就是火大引发的。物理上探讨的宇宙的大爆炸与毁灭，就属于这火大引发的火灾之一。注意，这里用的火灾，可不是指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火，只是一个借用。火灾，最多能坏初禅以下的世界。还有两种世界的大灾难，就不是物理所能知道的，一是水大引发的灾难、一是风大引发的灾难，分别能坏二禅、三禅以下的世界。

何谓大千世界？就是十亿个世界。其中的每个世界，因为共业不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所谓的大千世界，不过是世界海中的一滴水。世界海无尽，而无尽的世界海，不过是你的心中一尘。

当然，这个心不会是你的心脏，也不会是你的大脑，哪个才是你的心呢？参！

别以为打坐，就是和自己的身体玩游戏，那没用。就算你把可知道的宇宙都游戏其中，也还是没用。那不过是无穷世界海中的一滴水里的粗分部分的一小部分。就算你游戏世界海，依然和禅无关。

人的生死、宇宙的成灭，都是屁事，不过业力游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的打坐，要穿越人的生死、宇宙的成灭，世界海的无尽，才有点样子，但还不是究竟。

究竟如何？不需要你飞跃什么无尽世界海，穿越人的生死、宇宙的成灭，无尽世界海不过你心中一尘，无尽的生死劫不过你心中一尘。

究竟如何？参！

---

## 教你打坐15：人体与四大

现代人，除了搞点原子弹做做人肉包子、搞出点A片发展发展晚上经济，忽悠忽悠GDP，口淫口淫全球化，当然还朝九晚五、一地鸡毛地城市着所有可能城市的地方，好一个美丽新世界。

无论多美丽的世界，你的身体依然是身体，人体依然是人体，至少在共业的游戏没使得人体可以如零件般定制，机械般组合之前，这人体依然人体。

但问题是，如果人体以后能零件般定制、机械般组合后，人体就不是人体了吗？

显然不是。我们现在之所以称为人体的玩意，不过是共业所生，业力所成，业缘改变了，自然就改变了。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人体就可以零件般定制、机械般组合，你的脑子可以转到猪身上，猪也可以把身子奉献出来让你八戒一番。当然，还可以有任何超越你现在所有想象的组合方式，千万别觉得人脑猪身子有什么不美的，那只是猪脑人身子的偏见。美，不过是一种共业玩意，哪天，谁有机会到地狱、畜生、阿修罗道之类的地方逛逛，就自然有了对那些玩意审美的眼睛。

当然，你是否有缘分到如此世界，或者是否有缘分等到人体可以零件般定制、机械般组合流行趋势的到来，那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不过，由此就可以知道，一切关于人体必须是如现在这人着的偏见，都是无聊玩意，科学都会打破之，而科学，就是目前人类最大的共业之一。

当然，科学这玩意，对打坐确实是一个辅助。你看，猪脑子可以换到你身上，那么，你认为现在你的脑子是你的，那不过是一个偏见，其实，你的身体，哪里是你？你的身体，只是你的身体，而不是你。无论那身体如何组合，都不过是游戏而已，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在你无数劫的生死流转里，你曾经有魔鬼的身体、曾经有阿修罗的身体，曾经有所谓神仙的身体，甚至你曾经有着没有身体的身体，你曾在无尽的身体可能中折腾，科学那点小玩意，算得了什么？你经历过的，比科学可能经历的，精彩多了。

注意，身体，不一定是由四大构成的，在无色界的众生，他们的身体，就和四大无关。这里有些概念必须搞清楚，佛教中的色，不等于物理上说的物质，但很多人都这样乱解释。物理上的物质，只不过是佛教中所说色的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

当然，物理上对物质的研究，一点都没问题，这也是一个法门。佛教，不破一法，当然也不会反对任何科学的研究，但只是要指出科学的界限。

科学，就是一种在我们目前共业所造世界中，研究佛法中色法里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的一种方法。

科学的界限有两个：一、在非我们目前共业所生的世界里，可能没有科学这种玩意，或者即使有类似的玩意，其面貌也完全不同，怎么都可能。二、即使在我们目前共业所生的世界里，科学也只能研究色法里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

当然，由于我们六识所缘的境界，暂时都因为业缘捆在色法里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的其中一个叫人类的境界里，所以，科学当然对人是有用的，当然可以为人类搞点原子弹做做人肉包子、搞出点A片发展发展晚上经济，忽悠忽悠GDP，口淫口淫全球化，朝九晚五、一地鸡毛地城市着所有可能城市的地方，科学出一个好好美丽的新世界哟。

由于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人类如何科学地进化，依然脱不了四大的范围，而且是四大里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的范围，所以，对于人来说，搞明白四大与人体的关系，也不是一件太无聊的事情。

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没有是单纯其中一大幻成的。注意，是幻成而不是构成。千万别以为四大如同什么元素一样按什么比例来构成不同的事物，例如，认为水就是水大构成的，那确实就是脑子进水了。

当然，有时候为了照顾通常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构成，但那不是准确的表达。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幻成，这个成，可没有任何绝对的比例之类的玩意，一切都与共业有关。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就是四大相缠而成，但不能说里面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比例，所以才显示出水的模样。

这水，在鬼看来，可能就是火，之所以人看着有人觉得的水的模样，其实不过是共业流转。然后，人把这共业流转当成什么必然的事情，然后再认为水大就是水那样子，这都是颠倒错乱。

当然，在人的共业现实中，水里面，水大的业力更大，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水是偏水大的。因为，在为智力不足的人解释时，为了照顾那些人需要形象思维的特点，所以可以用水来讲解水大的问题。就如同，教小孩什么是1，可以用1个苹果、1头猪那样的形象方式，但一头猪可不是1，否则真是一头猪了。

为了讲解的方便，我们把四大中业力偏向最大的叫偏什么大的，例如，我们目前的共业世界中，水是偏水大的，火是偏火大的，石头是偏地大的，风是偏风大的。



注意，这个偏向，是业力而不是比重。

四大，本质上是一种业力缠绕。我们无论要成一事毁一事，都是要借助业力的力量去调节之，打坐，在调身的阶段，本质上就是调节这四大业力。

对于目前我们的人体形式来说，站在四大粗分部分的粗分部分的角度，当你身体成为一具尸体的时候，地大的业力就达到了目前人体这种形式所能承受的极限，地大的业力在人体上的作用，本质上就是让你身体成为尸体的那股力量。但同时，地大的业力，也是维持你身体基本形态的力量，生、住、坏、灭，这股力量都在作用着。

说得深入点，人体其实是瞬间生死的，别以为你的身体成为尸体了才是死，其实，生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地大的业力在相缠相续着，人类的生、住、坏、灭的每个阶段，都是由相缠相续的生死瞬间相缠相续而幻成的。

站在我们现在共业下的人身体的具体结构上说，双脚是最容易受地大业力牵引的。所以老话说，人老先老脚，这是有道理的。而人的腹部，最容易受火大的业力牵引；胸部，最容易受水大的业力牵引；颈部以上，最容易受风大的业力牵引。

注意，上面这个，只是针对我们现在共业下说的，别的世界，可不一定有这种对应关系。

更要注意，有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把人的身体分为三界，哪里对应着什么界，诸如此类的玩意，这不过是中国古代无聊幼稚的天人合一思想，企图混进佛教里所产生的胡言乱语。

天人合一是一种垃圾思想，连人和天都没搞清楚，合什么、一什么？还有，有一种更幼稚的想法，认为神仙就如何了不起。那是看小人书看多了，神仙不过是众生之一，你前生不知道神仙过多少次了，最后不还又地狱又人又鬼地，神仙算个屁。

至于火大、水大、风大，如果用得好，对于人体对应的状态级别来说，都是一种提升的力量。当然，这种提升，只是针对人体的欲界级别来说，如果对于色界的众生来说，这些都是下降、毁灭的力量。

但火大、水大、风大，如果力量过度了，人体就会出偏差。例如，对于火大，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淫欲旺盛、暴躁不安、吐血甚至血崩。

四大中，风大的力量是最大的，因此，通过风大去调节火大、水大、地大，这是一个比较安全便捷的门道。

我们的呼吸，是与风大的最粗糙的最粗糙部分相关着，要了解风大业力的最精细结构，必须要到四禅以后，所以，从调身到四禅，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风大业力的一个全程研讨，当然，同时也研讨了其他三大。

但即使是风大的最粗糙的最粗糙部分，对于人体的欲界层次，已经是太重要了，如果对此的重要性不大了解，那么，哪天，当你最后一口气以后，就自然了解了。

在人这个层次，风大的业力，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像地狱等下三道，风大完全扮演一个不可控制的角色。而在人这一层次，风大是可以从最粗糙的最粗糙部分去逐步去探讨的。而对于比人高的其他众生，他们只能接触风大比较细微的层次，反而会因此而迷惑，反而不利于修行。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说人身难得。

人身难得，得此身而不因此而参破这无尽的迷雾，确实是最可怜的事情了。

---

## 教你打坐16：意识与四大

在唯物、唯心蠢人的眼里，意识与四大是沾不上边的。在他们那里，四大是物质，意识是精神。然后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一性那一性地就哲学基本问题了。

四大，只是业力的某种特殊形式。而意识里同样有四大，也就是被四大业力所牵引并同时制造新的四大业力。那种把意识与物质割裂的想法，完全是蠢人想法。

意识与物质，本质上，都是业力所生成。而业力，不是如物质意识等概念性的东西，而是每时每刻都在业力所演化的世界中作用、生成、毁灭着。

你的任何一个想法、任何一个无意识的念头，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行为，都在被业力牵引着并制造着新的业力，这无穷无尽、相续相缠的业力之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每一个业力，就如同种下了种子，一旦机缘相应，就会生根发芽。所谓凡夫畏果、菩萨畏因，有此因则有此果，这是众生的一个共业业力，就如同地球上所有人，都受地心引力一般。

因果不爽，和宿命没有任何关系。你种下业力，最终会以分力的形式显现出来，但这个分力显现中合力是什么，并没有任何宿命的色彩。例如，一个前世杀了人的人，如果无数生中种下善因，当这个杀人恶业显现时，可能最终并不一定被显现出被杀的果，因为最终显现的，是合力，而不是分力。可能显现的，就是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下出了点血，或者其他的形式。但如果一路继续作恶，那么业力一旦成熟显现，可能就形成一个恶死后的地狱之果。

有些因产生的业力，可能在你今世就会成熟显现。特别是那种业力特别大的，而使得业力显现的因缘又当世具备的，都会这样。例如，你在现在杀了人，那么希望不受到惩罚的机会是比较少的，而为了不受到惩罚，你会干更多的恶业，这些，都会一点不少的，最终被回报的。

有人可能说，现在无数贪官不一样逍遥法外，而且还心安理得的，哪里有什么当世报？其实，恶行不得当世报也是一种恶业，这不过是共业因缘，使得这种当世所报的因缘不能充分体现，而要改变这一点，就要靠所有人的共同改变。更重要的是，任何共业所成的社会，这种恶行不得当世报的恶业如果不改变最终都会加倍回报的，想想，现在大清朝去哪里了？大明朝去哪里了？蒋家王朝去哪里了？

想想，为什么会有文革的恶报吧，别以为文革的恶报就是某类人的事情。那是共业所成，所有的人都脱不了干系。有人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难道不可以逃掉，跳水死掉？这都是愚人所行。业力哪里可逃？你以为你跳水死了，那业力就不跟着你？你以为只有地球有文革，在别的世界就没有类似的业缘等着你？

对于恶业，必须直面。对于共业，必须共同去直面。例如，别以为不谈论，这业力就会自动消失，不谈论，只会使得这个业力以更大的形式爆发。

任何的宿业，都只是分力，必须有当世的因缘才会显现，而最终的合力显现形式，是与当世的因缘共力所造的。任何人，都在无数生死中种下无数恶业种子，同样也种下了无数的善业种子，问题是，如何让这些种子萌发显现时，是一个相对最好的合力形式显现。而这个合力显现，又构成新的业力种子。

对于任何的人来说，以前的种子，你不能改变了。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其萌发显现的形式以及由此种下的新种子的性质。这一点，对于所有人的共业，也一样。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共业显现，这是一个合力的显现，这个显现，是可以改变的，一切不合理的现实，是可以改变的，而所有的改变，是新的种子，至于恶种还是善种，这就在于每一个人当下的合力了。

改变世界，从每个人开始。

---

## 人生之残酷

**生之为人，本来就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能生为人的，无非两种：一种是乘愿而来的；一种是被业力驱使而来的。第一种就无所谓讨论了，非一般人的境界；绝大多数的人，都属于第二种。**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被业力驱使而成人的。显然，这业力的显发，达不到天甚至阿修罗的境界，因此就沦落为人了。那些所谓人是万物之灵的叫嚣，不过是人类的无知呻吟而已。**

**人，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像地狱、鬼道等纯苦，也不象天界纯乐。有苦有乐，就此而人生。但归根结底，三界之内，无乐可言。就算是天界，最终也要轮回、堕落，就更不要说人了。**

**正因为人并不是什么纯善之辈，人的本质上，从投胎而来那业力中，就包含了堕落、恶毒的一面，因此，在人的世界中，恶毒、堕落、残酷，是永远的主题。**

绝大多数的人，最后都是要到鬼道、地狱、畜生那里轮回去的。地狱门前僧道多，别以为自己相信了佛，就带了什么保险套。很多的所谓信，不过是偷心而已。

其实，根本无须说什么死后的轮回。就说这现实的人生，一句最残酷的话，就是注定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可能达到现实经济社会所谓成功标准；而达到所谓成功标准的人，又绝大多数都是为自己种鬼道、地狱、畜生的种子；而更多的人，是在走向所谓成功的路上倒下时，同时为自己种下了鬼道、地狱、畜生的种子。

五浊恶世，每一步、每一瞬间都是陷阱，无论是现世还是后世的，堕落的陷阱永远包围着每一个人。

试想，如果人人都是步步莲花中，又何谓五浊恶世？

人，总有一种可笑的想法，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他的。你自己随着自己的业力投胎而来成为人，本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成了人以后，造愚蠢之业、失败之业、竹篮打水之业，又与别人何干？

世界，最可笑的就是求别人救之人了；请问，别人为什么要救你？别用所谓的慈悲来忽悠，对于那些偷心不死之人，最大的慈悲就是让他去死。为什么？早死，就少造点恶业，这难道不就是最大的慈悲？\*\*

所有的业，最终都是自作自受的，没有人能替代你，连佛也不可以。面对残酷的人生，如果还不放下偷心，那还是早死早投胎吧。

面对人生的残酷，逃避是没用的，偷心也是没用的，无论如何，只能直面。任何东西，必须置身其中，才能洞穿而过。不透过一切，就会被一切所业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纯粹的胡说八道，苏轼之流也就是饶饶舌。而更有下劣之徒，把不在此山中当成了信条，永远以一种旁观的心态去看，这样以为就可以不当局者迷了，因此，造就了一群夸夸其谈之徒，永远没有了投身其中的实行。

不入地狱，如何能空地狱？不入迷中，何能破迷？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说食数宝之流。而下劣者，就更是到处去找拐杖，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找拐杖的闹剧，每天探讨的，就是天下谁是第一拐杖，有了这拐杖，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请问，这些人，你自己的脚去哪里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拐杖，佛不是，菩萨不是，人更不是。一个双脚立地，一头顶天的人，为什么要拐杖？

更下劣之徒，整天把时间耗费在讨论拐杖的优劣上。试想，凭你那愚蠢的智力还能分别优劣的拐杖，能有用吗？

一切，最多只能是指月的手指，而月亮不在一切能指所指上。谁告诉你，他能把月亮给你，那都是瞎掰，你还是先看看他有没有手指吧。

其实，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月亮，你还找什么月亮？

---

## 教你打坐17：何谓打坐

现在，喜欢谈论打坐的人、书都特多，无非几种：一、人云亦云，抄几本佛教大词典、哲学小丛书就以为知道什么是打坐的；二、以外道的观点和实践来揣测的；三、以所谓科学的观点来胡诌的；四、把打坐当成一种人生游戏、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的。五、把打坐当成练出神功大法的，神通而神经的。

对于第一种，编写佛教大词典、哲学小丛书的，不过是在各种意识形态游戏中混饭吃的可怜虫，这种人，当书虫都级别太低，吃他们的垃圾货的，能是什么货色呢？对于第二种，因为无明执着，困于不同境界而不自知，终成画饼；对于第三种，与科学同落六识之陷阱，划地自牢；第四种，这里的名人名师不少，最能蛊惑人，不过是自造恶业而已；第五种，有所得者皆妄，偷心不死，永无出期。

那么，何谓打坐？打，有两种含义：一、击毁；二、建造。坐，本义是两个人坐在土上，表示人的一种止息的方式，引申为居留、停留的意思。因此，从字面上讲，打坐就是击毁并建造所居留、停留的立足点。

一般人，目前的境界，都在一种散乱之中，这就是一般人所居留、停留的境界、立足点。一般人，一生中都在这种散乱的立足点、境界中居留、停留，到死都如此。注意，这不单单指意识、心念本身，一般人停留的散乱状态，也不单单就是意识、心念，而是人的所有活动都包括其中，这种状态，都是一样的，就是散乱。

所有人的打坐，都是从这个居留、停留的散乱状态、境界、立足点开始的，而首先要击毁这种状态、境界、立足点，建造一个新的状态、境界、立足点。

如果学过点量子力学的，大概更容易了解下面的描述：

人的业力以及共业所构成的巨大吸引力，使得所有人的运动都有一个最低等的运行轨道，就是散乱状态的运行，一般人，都围绕着这类似的轨道运行，虽然每个人的具体存在方式或者具体业力不同，但围绕的轨道状态是一样的，就是散乱级别的轨道。

打坐，就如同让电子吸收到一个更大的能量，然后可以摆脱这最低层轨道的束缚，跳到一个更高的轨道中去，这个轨道，就是粗住级别的轨道。对每一个人来说，这种对原轨道的逃逸过程，首先是对原轨道状态的一种击毁，然后是对新轨道状态的一种建造，这就是一个打坐的过程。

当然，粗住的状态，并不是最高级别的轨道状态，后面还有各种级别的轨道状态，都是在打坐过程中必然要碰到的。同样，这种轨道状态的跳跃，也不同都是一直进行的，后面也是有不同的层次区别的，这是任何一个打坐实践中的人都必然会遇到的。

当然，打坐，本质上就是生命的直面，能跳跃到哪个轨道、哪个层次，那是要下死工夫的，不是磨嘴皮子的事。

以本ID对很多所谓名师所描述状态的鉴别，很多所谓的名师，连粗住的状态都没达到，不过都是在意识的圈子里打转，那有屁用。

注意，这种击毁与建造，是需要成就的。也就是说，有人可能瞎猫碰着死耗子地偶尔跳到别的轨道上去，但那没用，而是要成就。所谓成就，就是随时可以跳过去，这在现代，几乎见不到了，在古代，很常见，就是坐脱立亡，不想在人的散乱状态玩了，说走就走，一下就过到想去的生命状态去。

但一定要注意，这并不是究竟的东西，就算你真能坐脱立亡，游戏生死，但依然在生死之中。

当然，这种轨道逃逸式的过程，并不一定需要在死的时候才成就，而且这种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完全可以从高的状态往低的回来。例如，如果觉得现在的皮囊和业力显现不爽，转投一个新的回来，这也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你入胎的时候，不能迷掉了。一般来说，要入胎不迷，可比坐脱立亡要难多了。

一定要注意呀，打坐不是修一下所谓的思维，安静一下心情那点屁事，那点屁事，生死一来，顶屁用。最低要求，至少要成就如下：就是当生死到来的时候，能够控制住那轨道的跳跃，逃出那生死业力的缠绕。

如果连上面这最低要求都达不到，那你的打坐是白打了，还是打飞机去吧。

---

## 教你打坐18：你，来自一对发情男女？

后面的内容，越来越难。之所以难，并不是说道理上有什么难的，而是纯粹的道理上、语言上的谈论，甚至连黄叶止啼都算不上。

请问：没有拐杖，没有双脚，没有轮椅，没有一切，你如何行走？没有舌头，没有辅助发声装置，没有一切，你如何语言？没有手，你如何握拳？

后面的一切，就是要无舌人言语、无手人握拳，没有一切依傍而打坐一切。请问，还记得打坐的真义吗？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从这个散乱的轨道向另一轨道的跳跃，能被科技化吗？如果哪一天，我们只要按两个键，这轨道就跳跃了，这不更省事？

可惜，科技、科学都依然在散乱的轨道之中，科技、科学不过是人的共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么科技、科学不过是人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能力，和变色龙那种著名的能力的出现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科技、科学的发展，不过是这种能力的不断拓展，能力就是业力的一种。

在别的业力构成的世界里，有一种人，自然都可以活八万劫，一劫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人类观念中的四十三亿二千万年，而且自然没有任何病痛、饥寒等等不如意的地方，而且自然具备各种以我们的世界看来绝对神通的事情，例如，我们想去月亮，还要造什么火箭、飞船的，但在那种世界里，只要想一下，就可以办到。

在这种世界里，大概比什么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了，可惜，这不过都是业力所为，业力尽了，这个幻梦也就尽了。现在人类的科技、科学，即使发展到让每个人自然都可以活八万劫，自然没有任何病痛、饥寒等等不如意，按一个键就可以周游宇宙，那还不过是在业力之中，幻梦而已。

即使在那样的世界里，依然不过是在某种业力所成的轨道中。很多人很喜欢谈论所谓的神通，其实，科技、科学，也是我们这世界人类的神通之一，别把神通想得有多奇怪，例如，有一个世界，人都随便可以穿墙而过，那么，不能穿墙而过的就是大神通了。对于蚂蚁来说，我们的原子弹当然是神通得不得了了，但整个宇宙，不过是一个蚁蛭一般，里面的人类，对于宇宙，不过就如同蚂蚁之于蚁蛭，甚至都不如，那破烂科技、科学，不过如同蚂蚁在蚁蛭中折腾所进化出的各种玩意，又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神通的？

我们所被散乱所业力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跳出这散乱的轨道。而打坐之所以难，就是要完成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依靠，因为任何你可以依靠的，都在散乱的业力之中。这就如同在一个封闭的数域中，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依然在数域里面，曾学点抽象数学的，都应该明白。

那么，谁把你扔到这个封闭的数域中呢？谁在其中呢？

好，即使你相信所谓医学生物学的鬼话，你就是来自一对发情男女的淫乱，而且以后也可以来自某些诸如试管之类的玩意，也逃不出这样的论断：你来自造成你来的某种业力。

先不要争论你究竟来自何方，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机缘成熟了，自然呈现，否则争论根本毫无意义，这就如同和一个瞎子争论太阳的形状，有意义吗？

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来自造成你来的某种业力。这种业力，是生死的轮回，还是某对男女的淫乱，还是试管、基因的游戏，这都不重要，这个问题先悬置起来，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关键是，从这个前提开始，你需要面对什么？

你需要面对的，就是你所面对的一切。

你面对的一切，就是那如同封闭数域一样的一切封闭，一个业力所构成的轨道状态，一个散乱的状态。

你任何的思想、行为、言语、所见、所闻、所感，你的一切都在这个封闭之中。但在这个封闭之中，你可以感受到无限，永恒等等，就像蚂蚁也会觉得蚂蚁窝是无限永恒的。

你这个封闭，永远当下地呈现在你的六识境界中。你的世界、你的宇宙、你的时间、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事业、你的荣誉、你的亲人、你的信仰、你的生存、你的死亡、你的一切，都在这个封闭之中。

你的打坐，也在其中。你被建立了，你被立足点了，你被轨道了，你无处可逃。这业力的封闭，就如同一个引力场，引力场中的一切都无处可逃。

而打坐，就是要在无处可逃中打破这业力的封闭。那你能有什么工具？你不可能依靠业力圈里的任何东西，因为任何东西，就如同封闭数域里的一些元素，无论如何搞闹，都只能把你继续封闭其中。

你也不可能依靠业力圈外的任何东西，因为这个业力圈就是你的一切，即使还有一样东西在其外的，也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又如何能依靠？

当你打坐时，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困局。如果你不直面这样的困局，那就是偷心不死。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你可以依靠，没有任何超越东西的东西你可以依靠。

直面这样的困局，真正直面而不是偷心不死地研究、谈论，这才有可能真正打坐。

---

## 教你打坐19：认识你自己

这题目是一个古老的希腊格言，当然，这句话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这句话成立之前提，至少有三个：一、存在你自己这种可认识的玩意。二、你自己的认识具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认识你自己本身。三、认识你自己与不认识你自己有着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认识你自己就有了一种超越不认识你自己的力量。

当然，这三个前提，都是号称认识你自己的玩意不能玩意的。其实，不认识你自己又何曾不是认识你自己的一种方法？请问，又有哪种上帝式的玩意可以分别这认识你自己与不认识你自己的高低？注意，这不涉及任何不可知的轮盘。

更当然地，一旦假定了认识你自己的超越性地位，那么如何认识那个认识你自己的认识是所谓正确的，又构成一个超级忽悠游戏。你可以很上帝地预设一种模式，说符合这种的认识就是正确的，例如一种宗教的、科学的、诸如此类的玩意。可惜，这世界上的人有亿万，不同的模式都有亿万的粉丝，粉丝之间是要打架的。而所谓的文化、常识，不过都是血与铁之后的结果。

当我们把炎黄当成所谓祖先进行崇拜时，不过是预设承认了炎黄对非炎黄氏族的铁与血的有效。每一种文化后面，都是铁与血，那些所谓的文化大师，不过是为一群铁与血之后的所谓成功者延续香火同时把自己的香火也借势流传而已，当然，其中能解决点名利、口腹甚至生殖器问题。

对任何一种文化、知识，都首先拨其皮、拔其骨，不管他是叫中华文明还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希腊罗马印度巴比伦英美德俄，当然也包括房中术原子弹大统一场。你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奴隶，更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的炮灰。

但更重要的是，你不是你的奴隶与炮灰。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可以制服一切，可以非其当下，可以横天横地，但依然不过是你自己的奴隶与炮灰。

打坐，超越世上所有最伟大的行为，为什么？打坐首先的起点，就是从不做你自己的奴隶与炮灰开始。

你被你的东西所奴隶与炮灰，这是第一重束缚，例如科学、文明、宗教、知识、名利、情感等等的一切。一般的人，忙来忙去，不过是被一个你的所谓东西所奴隶而炮灰而已。注意，本ID不是去反对这种行为，而实际上，这些行为的力量至少在人类的轨道上是业力巨大的。请问，没有科学家的被科学所奴隶而炮灰，有可以杀死全人类的原子弹的出现吗？甚至连避孕套也不会有。如果没有宗教家的被宗教所奴隶而炮灰，有那么多善男信女被上帝折腾吗？有那么多人为所谓的宗教而战争而炮灰吗？没有艺术家为艺术所奴隶而炮灰，有那么多文化地指手画脚、口水横飞地人性、崇高、真善美地忽悠吗？

正是有了这第一重束缚的业力轮转，才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以及这美丽新世界的继续美丽与世界。

但即使你突破了所有第一重的束缚，你依然在束缚中，因为你依然在你被你自己所奴隶与炮灰的更深一重束缚中。

最可笑的就是谈论自由的人，你连你都永远摆脱不了，你永远就在你的圈子里，有屁自由。你的圈子，不过就是蚂蚁窝，别以为自己的天地有多大，蚂蚁也觉得蚂蚁窝是最大的天地了。

打坐是你的打坐，打坐的就是也只能是你。你，不过是一个字而已，抛开这个字，你还有什么？

所谓小我、大我、无我的瞎掰，不过是第一重束缚中语言的意淫。语言在脑子里划了一个圈圈，傻人就在那里小我、大我、无我一番，那不过都是意识的造作。

你，一无所有，连一无所有的矫情都没有。但你又似乎拥有你的一切，例如，你的身体、学问、名利、世界等等。而这一切，又如何能和这个一无所有的你发生关系呢？

你，无须寻找自己，你就是你，你能寻找到的都不过是你的东西，一个一无所有的你又如何能和你的东西发生任何关系呢？

你为什么拥有你的身体？那不过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一大串生物学相关业力的合力结果。你为什么拥有你的学问？那不过是一个社会文化传承合力与你自己业力相关的结果，你学的所谓知识，不过是一大串历史文化业力相续折腾的结果。你为什么拥有你的名利？那不过是你的业力与社会共业相互折腾的结果，你不在这名利的共业之网中来回折腾，你的所谓名利又从何而来？就算是天上掉馅饼，也是这共业之网本来就有天上掉馅饼这种娱乐游戏，而你的业力又恰时地出现在合适的地点。

你的一切，不过都是因为各种业力关系交织的结果，除此之外，你的一切什么都不能一切。

你什么都不是，你在业力之网中上下浮沉，你的一切行为、意识、语言等等的一切，也同时构成这业力之网的分力，你被游戏着也在游戏中。

甚至，你装模装样说要打坐，也是被业力所游戏也在游戏中。

例如，你来本ID这里，听到打坐这词，被本ID的文章所忽悠，然后这个忽悠的力量与你的心理结构业力产生合力，制造出你希望去打坐的念头，然后这个念头继续忽悠你，在每一时刻的延续中增强，逐渐产生了更大的让你的身体去打坐的业力，然后你就在这一股业力之中被游戏，你自己也在游戏之中。如果有点宗教情结分力的，还甚至要到处去当传教士，忽悠出更大的分力来。

你来看本ID的打坐文章而去打坐，不过如此而已。

本ID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不过都是你的心理结构分力等与本ID的文字分力所产生的合力在你的心中画出的图象而已。

你产生本ID大坏人的图象，然后这个图象就构成继续忽悠你的分力；同样，你产生本ID是大坏人的图象，这个图象也会构成继续忽悠你的分力。只是觉得本ID是大好人，就觉得本ID说的是如何如何的好；觉得本ID是大坏蛋，就觉得本ID说的都是放狗屁，然后产生各种行为，制造出自己新的业力，如此而已。

你在心里产生的一切图象，又和本ID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的一切在你心里产生的一切图象，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一无所有。

---

## 教你打坐20：你是什么

你，一无所有。那么，你是什么？是那一无所有的某种玩意吗？如果你就是一无所有的某种玩意，那还是你的什么，而不是你。

你什么都不是，连什么都不是的不是都不是。如果说一定要指出你是什么，那么只能说，你只是一个假设的名词，一个约定的术语，一个虚拟着安放上去的熟语，一个意淫的幻像。

如果有人觉得确实有“你”这种玩意，那么请找出来。但永远没有人能找到“你”，因为能找到的都是“你的”，诸如你的世界、你的身体、你的欲望、你的信仰、你的学问、你的地位、你的家庭、你的一切等等，而不是“你”。

“你”，从来就未曾有过。所以，任何关于“无我”的说教、修炼都是可笑的。任何人，从来就是无我的，不管你认为你自己是否有我，你都是无我的，又用什么“无我”的说教与修炼？

“你”，永远找找不到“你”，因为从来没有“你”，有的只是一个名词、术语、熟语、幻像；“你”，从来都是无我的，任何一个人，企图要去抓住一个“我”，就如同企图去抓一个名词、术语、熟语、幻像一样可笑。

“你”的存在，不过是一种业力合力的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你”的形式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说在不同的六道轮回中。就算现在，你去南美洲的森林里去问那些所谓的原始部落，他们的“你”的合力形式，显然就和我们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美丽新世界里的“你”的合力形式有着绝大的不同。

有人可能说，原始部落没有进化，他们那不是“你”。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是脑子进水身子欠揍，别说所谓的“人”不过是一个并不太高明的生命形式，就算是同样的“人”，现在的所谓高等级的地球人，在某些外星人眼里，可能连我们之于蚂蚁的等级都比不上，这些所谓的高等人类的所谓“你”，一样是狗屁不是。

“你”，这个幻象，可以有无穷的合力形式，不同的生命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等。说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所谓的“文化”，不过是“你”的幻象的同构性演化。

一个被科学所合力着的“你”，当然就同构性地演化出所谓的“科学文明”来；同样，相信巫术的世界里，有着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的同构性演化。这些，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本ID一句诗句所写的“意画心描自主奴”而已。有了这个“你”，所有人玩的不过都是“意画心描自主奴”的游戏。



有人可能要问，打坐需要去掉这个“你”吗？这个“你”，不过是一个词语、一个幻象，何尝需要去掉？能去掉的都是“你的”。而打坐，不添一法、不减一法。你去掉什么？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需要有力的地方，也没有你用力的地方，用力则乖，不用力就更乖，为什么？不用力，其实是用了大力。

有些垃圾人，总是在叨唠什么放不下就举起来之类的垃圾话。这里，没有任何需要放下的，因为从来没有被抬起来过，能抬起来的，不过都是幻象。对着幻象，又放下又举起的，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

这里，没有一法需要放下，没有一法需要举起。很多人，受那些所谓的明师忽悠，打所谓的坐，搞得神经叨叨的，又举起又放下，守这里守那里，这哪里是打坐，明明是练习当面首啊。

如果这样，还不如打飞机坐台当面首去，那更有钱途。

---

## 教你打坐21：你的是什么

你，一虚妄添加的幻象，那么，“你的”是什么。所有面对的，都是“你的”，不是“你”，“你的”又是什么？

其实，所谓“你的”，当然，首先来自“你”的幻象的预设。“你”是与生俱来的，这一个幻象如同无明一样久远，生生死死，这“你”的幻象从来如是。

“你”的幻象，有着多重的变化。最简单的一重，来自当世文化、传统等等的共业，这比较容易看破；但那与生俱来的“你”，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幻象，如影随行，看破“你”的正是“你”的幻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些所谓修行人，说自己达到什么什么境界，却不知道，境界正好是生死的幻象，就算你成了所谓的佛，那也是幻象。为什么？佛，无来无去，何有所成，能成者皆是幻象。

但，不能成者，同样是幻象，一切成与不成，都是两边语，都是生死幻象。这里，没有任何容你思虑、投机的地方，一切机心，都是枉然。

即使明白“你”是幻象，但你依然在幻象之中。“你”不会因为脑子里明白“你”是幻象，这个幻象就会烟消云散。脑子里明白“你”是幻象，正好就在“你”的幻象中。很多人把打坐当成什么思维修，都是些查了佛教大词典就以为懂佛教的可怜虫。

就算你把全身每个细胞都脱胎换骨，把你的整个世界变成无上佛国，那依然在“你”的幻象中。

那么，“你的”究竟是什么？所谓“你的”，就是这“你”的幻象笼盖下的一切。

人类，所有的众生，都在玩这样一个无明游戏。一个与无明一样久远的“你”的幻象下，聚起一个“你的”世界，生生死死，没有穷尽。

“你”永远走不出“你的”世界，而“你的”世界永远走不出“你”的幻象，这就是一个众生的无明游戏。

“你”的幻象与“你的”世界，相续相缠，生死连绵，笼天盖地，横古横今。生死、解脱，都在这个无明大巢穴中。

无数所谓明师、修行者，都不过是在这无明大巢穴中投机造作的可怜虫。就算是六通三明，神通无限，生死解脱，自由生死，花开见佛，与虚空齐寿，拥有无边净土，诸如此类，依然不过是在无明大巢穴中造作。

有我无我，解脱束缚，涅槃生死，烦恼菩提，诸如此类，无不在无明大巢穴中。了生死者，正在大生死之中；得菩提者，正在大烦恼之中；这里没有任何你可偷心之处。

究竟如何？参！

---

## 你会起床吗？

**\*\* 各位最近受刺激比较多，因此要多多关心身体。本ID就说说有关身体的问题，你会起床吗？ \*\***

只要不是瘫痪的，大概这个问题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问题。太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样起床。

起床，不单单是你能从床上蹦起来就算，那只是最表面的，关键是你的肌体功能是否被唤醒。而那种肌体功能没被唤醒的起床，对人的身体损害极大。

起来以后，首先要处理好个人卫生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把鼻子、肺、大肠所对应的清理干净。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而肺开与鼻，这样一条线其实是一致的。很多人早上排泄有问题，这是很不好的，原因很多，肯定都是身体里出毛病了，影响了人体正常的功能。起来的时候，注重清理好鼻和肺里在一晚淤积的废物是很重要的，一旦清理通畅了，也会引发大肠气的发动，这样排泄很自然了，身体的一晚堆积的坏东西都能很好地排除干净，这一点极为重要。

这条线所对应的系统里一定不能淤积热毒，否则长期后果很严重，而每天的通常排泄，将极大地保护和排除淤积，这样对其他器官的养护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眼睛和肝有关，眼睛喜凉，因此，用凉水（不是冰水）清洗眼睛也是很重要的。至于其他的清洗，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洗完以后，不是洗洗睡，而是要开始活动，把器官和里面的气血活动起来。最简单的，就是先抬两手过头然后舒展放下，不断重复，把身体舒展开来。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边舒展边唱下面几个音符：35126---63512---，因为这些音符都对应你的内脏，抬手的时候唱3512和6351，放下来的时候唱6---，2---，抬的时候吸，放的时候呼，这样很容易把身体里淤积的浊气排出来。

补充一下，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做这些的时候应该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另外，如果你觉得唱出来很傻，那也可以暗地里不出声地唱。

然后，你可以扭动你的身体，做各种动作把肌肉、骨头、筋、关节等活动起来。

然后，你要开始单脚站立，脚是很重要的，把气沉到单脚底，然后抬另一只脚，如果你身体不大好，估计站不住，慢慢来，想象气从单脚慢慢升腾起来，全身都在气中漂浮着，各器官慢慢充满元气，一直到头。

注意，你不需要引导，其实你一旦站住，这是自然的感觉。此外，你要注意你的十指，注意其最末端的部位，因为这都是刺激人体经络的重要部位，说穴位比较麻烦，十指末端谁都会，充分活动你的十指，至于是否感觉有气游走，那并不太重要。

当然，你的单脚站立时间不限，长时间后自然有感觉，当然，两脚是可以互换的。

最后，你两脚平立，注意力在脚底整个地下，然后合眼，若入定一样，什么都不想，整个身体，如同被气息所包裹，然后好好地，如同内视一样，从下到上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看看有哪里不通畅的，可以想象气息把不通畅的地方都冲开，都包裹起来，全身在一股温暖的气息包裹中，从下到上。

最后，开眼，活动一下整个肢体，如果你的内感比较敏感，你会感觉到所有的器官都自由地舒张开来了，你不需要去排斥或强调这种状态，然后该干什么是什么。

注意，活动之前，可以喝点暖胃、带点糖分的东西，但不要多。最后完成起床活动后，才吃早餐。

身体，十分重要。人身难得，请珍惜。

---

## 教你打坐22：佛魔最难除

最后毁掉佛教的，一定是佛门中人，所谓狮子虫。当然，真正的佛教，不去不来，不生不灭，无所谓毁掉。有生就有灭，能毁掉的，不过是一般人眼里的某种的所谓佛教形态。

那些看佛教大词典、哲学讲义去懂佛教的垃圾虫，当然成不了狮子虫。能当狮子虫的，都是些所谓的大德。这些人，三藏大概也看了一藏、佛言佛语大概也记了一筐，修行大概也折腾了几下，忽悠一些众生，那还不是玩一样？

这类人，在世界各地多了去了，当然，更多的是披着各色的心灵导师的外衣，信众多如牛毛。众生愚痴，总希望在自己之外找一个拐杖，所有的这类货色就因此而有了市场。

所有这些玩意，无一不是在意识之中打转转，生死到来，顶个屁用。鉴别这些人的第一步，你就看，这些教导的玩意，生死到来，有用否？就算你练得一丝所谓的妄念都没有，心无分别到看大盘从10000点到0点与0点到10000点是一回事，别人打了你两边脸你还要把屁股送上受虐，可以1000天不吃饭不喝水照样可以N的平方P，诸如此类，生死到来，有用吗？

还有些，承诺你死了以后，可以到这里到那里，你的身体可以化为一片光，飞到哪里去；经过审判你可以进天国，你的仇人都下地狱；你的身体毁灭了，你的灵魂永生，诸如此类的废话，都不过是人的贪嗔痴疑慢做怪，就像埃及的法老要把自己变成那干尸去求永生一样可笑。

这些人，不过是很粗劣的伎俩，还算不了被佛所魔，不过是自我所魔罢了。

不妨看看这些无聊人忽悠的一些词语：

“学会活在当下”：请问，有一个在任何一刻能不是“活在当下”的吗？活，就是当下，有离开当下的活吗？不管你学不学，就算你坚决拒绝，强力摆脱，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的每一刻每一秒都只是活在当下。有人说，这里的活在当下指的是你的意识，请问，你的当下难道没有意识？任何人的当下都是六识共转的，不管你意识什么，你都在当下。请问，一句“学会活在当下”忽悠了多少人？

“放下分别心”：请问，放下分别心的难道就不是分别心？没有分别，何来放下不放下？更重要的是，放下所谓的分别心后，就是最大的分别，因为，这世界与时空就被这所谓的放下分裂成了放下前与放下后，这所谓的“放下分别心”，反而创造了最大的分别。请问，谁“放下分别心”？这个谁和这个放下是同是别？如果是同，那么，谁就是放下，何必再放下；如果是别，谁和放下就被分别了，何来放下分别心？这句废话，又不知道忽悠了多少人。

“修炼到一心不乱”：能修炼的，就能毁坏，你那所谓的“一心不乱”，不过是自我淫乱，内闭幽明而不自知；不乱，恰恰就是大乱，一心反而是多心，那“一心不乱”的所谓境界，生死门前就烟消云散去了。而这句烂话，又忽悠了多少人？

诸如此类的话太多，没兴趣一一分析。这些，都不能归之于佛魔难除的范畴。有人问，那么是不是就是“见佛杀佛”才能破佛魔啊？可笑，能被杀能是佛吗？你杀的不过是自己的幻象，而这个杀，就是更大的幻象。那些以为“见佛杀佛”就是什么高深境界的，连那看到黄叶就不哭的小孩都不如。

佛魔难除，就是你连佛魔难除的境界都难以梦到，你玩弄的，不过都是些自我幻象。

人，总是自己骗自己；人，只能自己骗自己。没有你自己，谁都骗不到你。

这世界就是这么简单，人啊人。

---

## 教你打坐23：“任”病最缠人

其实，“任”病归根结底来自“你”自我设计的幻象，所有的“任”病模式，都出不了意识的范围，说得粗暴点，就是自读。

中国式思维，是很容易产生“任”病的。例如，中国之所以老庄盛行，其来源就是这“任”病。当庄子自读着遥遥游时，不过是这“任”病的一种演绎。

后来，这一切演化出无数的形式。例如，随缘之说，请问，你不随缘难道这缘就不随你？业力如影随行，你意识中自读着随缘不随缘都改变不了；例如，随遇而安，也是一个道理，都不过是意识的自我安慰罢了；例如，不选择自己是哪种人，不在哪种人之列，请问，你是哪种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如同你把手放到火里烤那肯定焦掉，这是你的业力所决定的了，不是你的意识自读一下我不选择就不被选择了。

逍遥天地也好，一切随缘也好，随缘任运也好，随遇而安也好，都不过是在业力之网下无聊的自读与自我呻吟。要真打坐，就首先要直面这业力之网，不要自己骗自己。你在散乱状态，无论你怎么自读，就是这那状态中，除非你真能摆脱散乱的业力，而这，和你的自读无关。

“任”病最缠人，为什么？就是这是人自我逃避而画出的最艺术又最有审美情调的玩意。而人，总爱对影自怜的，总是要敝帚自珍的，而人的意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可以制造一个幻象的世界去满足人的一切自读。

而这“任”，永远走不出的就是“你”与“你的”，无论你怎么“任”，都是你的“任”罢了。

生死面前，一切花把势都没用，陶渊明说“托体同山阿”，然后最喜欢自读的中国文人就觉得这意境太好了，这境界太好了，其实，不过是煮熟了鸭子嘴还硬，别说你的那个体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就算你那山阿，最终也不过要坏灭去，你“托”个什么？死了还要扯一个山阿的幻象来托，典型的偷心不死。

打坐，没有任何让你偷心的地方，你的意识怎么变花招都没用，而不穿越这意识的所有花招，你就没法直面生死本身。

而不直面生死，你的打坐又有什么鸭屁用？要不被生死所骗，首先就要不被自己所骗。生死，不过是一个骗局，而这骗局包括了你的所有，你的所有都在这骗局之中，而不首先戳穿自己，你就永远被生死所骗。

被骗的，总是能被骗的。而谁又是这能被骗的呢？

参！

---

## 教你打坐24：“你”、“你的”名、相、妄想

先说两句闲话：

一、以后周末只一帖子，本ID也要有点时间干别的事情，不能老写帖子。

二、看到很多人说保定天鹅，那当然也会有行情的，只是最好的买入点早过了，去买，就是等于追高。注意，对高送配的，一定要小心其中利用题材出货的，因此那些过分炒作的一定要小心，另外，能提前知道消息介入那是最好的，如果没这渠道，消息公布后，上冲第一次回调确认时，只要没有出货现象，价位不高的，都是安全的。

“你”、“你的”，因命名而得名，当然，不同的语言系统，这两个玩意有不同的形态，但实质上是一样的。

显然，这个得名与命名，并不是完全的凭空而来，因为，如果没有生起这“你”、“你的”之相，也没有这样的名。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老爱争论究竟是名决定相，还是相决定名，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之类的无聊玩意，其实，名和相、物质与意识，都不过是妄想而已。

妄想的力量当然是强大的，有了最原始的名相，就可以编织出最庞大的妄想之世界。例如，科学，也是一种妄想，而在妄想的世界里，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例如，符合科学之名的相，是可以不断重复出现的，为什么？因为相也在妄想之中。这相和名，不过都是共业的游戏。

就算最终，有一种如此强大的命名系统，相应地可以完全对应所有人类可以面对的相，也就是可以解释、可以科学所有人类所能见到的现象，按照人类的欲望制造出一切新的玩意，这也还是在妄想之中。

站在打坐的角度，第一重的妄想，就是名的妄想。名之缠，当然在后现代哲学以及其他所谓的智者那里也有所觉察，他们希望破名之缠，以为这样就得到一个本真的天地，却不知道破名之缠恰恰被名所缠，名、概念系统这类玩意，就是妄想，用一个妄想去破一个妄想，如砍头觅头，愚痴矣。

而名的妄想下，第二重相的妄想，就更不是常人所能明了。你六识所对，都在妄想之中，而你的六识，更在妄想中。可笑一些痴人，玩什么当下直观，却不知道，这不过依然在最粗糙的相之妄想中。

你的一切，你的世界，宇宙时空，天堂地狱、等等一切，都在相之妄想中。这妄想，相续相缠，演绎出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生存与死亡。

打坐，本质上也是一个大妄想。希望以打坐去破妄想，那更是一个大妄想。这里，你无路可走，无门可入。

无路可走，无门可入，方有少分相似。究竟如何？参！

---

## 病从何来1

人身难得，因此，使得人身尽其天年，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而影响这个目标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病了。

那么，病从何来。

当然，穷根究底地说一句：病从妄想而来。不过这样一句，估计能接受的人多不了，所以还是说点浅的，病都从五蕴而来。也就是从你的色、受、想、行、识的聚集而来。

一般来说，所谓的医生，无论西医中医，都只知道色、受、想而来的病，行、识所生的病，并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当然，行蕴最粗浅方面的病，最好的中医是可以面对到的，但估计现在这种医生也没几个了。

幸运的是，一般我们日常的病，都是从色、受、想而来，就算是很多的所谓不治之症，也都是如此。

病，本质上是不需要治疗的，也是不可治疗的。为什么？所谓的病，是众缘和合而生，要治的不是病，而是这众缘和合而生的大环境。

在这点上，中医比西医高明得多。中医本质上不治病，只调理人体。因为病是众缘和合的，只要把这其中的最重要的环境给改变过来了，这病自然就没了。

病不是上帝式的，是有条件的，攻击病本身，只是攻击一个幻影，这就是西医爱干的事情。例如，见一个瘤子，西医就要割了、化疗了，但这瘤子，只是众缘和合的产物，产生它那些缘不了，割了、化疗了都是白折腾。

而中医，他就是要用药去调节这个众缘，也就是这个色、受、想。对于西医来说，病人只是一具尸体，而对于中医，病人就是那高山流水要会的知音，医生和病人，一起才有这高山流水的美妙。

中医的妙曲，是医生和病人一起和合而生的。

---

## 教你打坐25：列宁物质定义的荒谬

列宁本质上与马克思无关，列宁式的社会主义更和马克思无关，那不过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过程，必然导致权力资本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的一场上帝化、基督教化的人性闹剧，最终只证明了马克思结论的无比正确：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的一个全球化事件，之前是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闹剧，都不过是闹剧而已。

当然，列宁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无比天才的误读，才使得二十世纪如此地二十世纪了，没有列宁，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将彻底被改写，因此，列宁的伟大是不用说明的，因为列宁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源泉。

但历史的伟大，并不能改变其思想与哲学水平的低下，这里只说相关的物质定义问题，因为现在那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还在继续口淫这无比幼稚的定义，然后从这个定义出发，演绎出无数语言与现实的闹剧。

列宁的物质定义如下：“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知感觉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这个定义是一个典型的同语反复，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感知感觉等都是物质的功能，这样，物质的定义里面，首先就隐含了一个物质的潜在前提，也就是用物质去定义物质的问题，这样的定义，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

从欧几里德开始，最弱智的哲学家都知道，一个理论体系中的概念系统的定义，必须有一些不被定义的原始概念，否则将必要陷入循环定义的陷阱。因此，如果唯物主义要坚持所谓的物质第一性，那么这个物质就是不能被定义的，否则必然陷入循环定义。用人的感知感觉来定义物质，那么究竟谁是第一性的？这不明摆着承认人的感知感觉在概念上比物质要更靠前，更本原吗？这不是自打嘴巴吗？

好，且不说这定义的循环定义问题，就算这定义本身，也是充满矛盾。首先，什么叫我们的感觉？这世界上哪里存在着我们的感觉的玩意？感觉都是个体的，你的感觉和我的感觉不同，例如两人玩SM，显然感觉不同才能玩得起来，否则虐待的和受虐的感觉一样，那怎么玩？

站在个体感觉的角度，那么请问：你的感觉对于我的感觉来说是物质的吗？显然，你的感觉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我可以通过感知感觉的，它不依赖我的感觉而存在，为我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也就是说，你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所谓物质定义，然后，所有非我的感觉，也可以如此符合。因此，我们可以创造这样一个哲学范畴，就是非我的感觉，这个哲学范畴，完全符合那所谓的物质定义，请问，这定义又定义了什么？

因此，如果列宁的所谓定义要成立，必须假设一种超个体的、上帝式的，所有人统一的我们的感觉的存在，这才是列宁物质定义的真正潜台词。所以，一切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闹剧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超个体的、上帝式的，所有人统一的我们的感觉的存在，这种存在如果被假设了，那么，所有人就该有一个统一的理想、统一的社会蓝图、统一的革命，而为了这个所谓的理想、目标、蓝图，所有人都该统一地去牺牲、去为这个所谓的理想去卖命。对于这种理想，个体是不存在的，因为真正存在的是超个体的、上帝式的，所有人统一的我们的感觉。

这就是所有列宁式社会主义闹剧的真正思想根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文革中十亿人共同进入一个节奏、一种疯狂闹剧了。所有的根源，都在列宁的所谓物质定义中了。

好了，列宁的哲学闹剧就不说了，但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你的”名、相、妄想，这一切究竟如何去展开，不戳穿类似闹剧的荒谬，你就永远在这语言的陷阱中打转，永无出期。

那么，真正的东西在哪里？下周告诉你。

---

## 教你打坐26：基于你与你的完全分类

上周用列宁物质定义的例子说明了，任何关于这世界的所谓定义，最终都必然导致上帝式概念，例如，你不说物质，那你就要说客观实在，你不说客观实在，就要说其他概念，总之，这个无聊的游戏没有尽头，除非你把一个概念上帝式地变成一个不被定义的概念作为起源，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人意识的无聊自读。

而“你”所能面对的，不过都是“你”能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找出任何一样东西是他所能面对又不是他能所面对的；反之，你能所面对的，也必然只能是你所能面对的。你的能与所，都在“你的”世界中，你不过在这个“你的”世界中自读而已。

这世界上有这么一般蠢人，被概念语言所迷惑，在概念与语言的迷宫里打转，整天这主义那主义的，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你”和“你的”。

那么，对于这个“你”和“你的”，一切概念定义的把戏都是无效的，这里，唯一可行的，只能是分类，完全的分类。

任何分类，都必须有一个分类的基础，那么，对于“你”与“你的”分类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当下你的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从你出生开始到你的死亡，都是与你最接近的，在任何可以脱离肉体的存在可以存在之前，或者说，除非你能进入一个完全脱离各种形式肉体的世界，否则，这个分类的基础就必然当下地存在着。

注意，这个肉体包括了所谓的精神，肉体与精神的分裂不过是基督教世界的闹剧。



但且住，大德，眼处见色、耳处见色且不说，眼处闻声作么生？

参！

---

## 教你打坐27：念佛、修密、参禅之痴汉

有这般痴汉，翳眼生华，称此地为污土，彼地为净土，行如基督教之苟且事，却不知此娑婆世界，何处非黄金为地、琉璃布天？以彼之漏眼，安可辩之？

西方无净土、东方非污土，皆尔心之造作。念佛者，实念无相之自我天真佛，乃亿万莲花往生不可换也。而痴汉之念佛，以六识之妄识行之，安有出期？

花开见佛，实有其事，但以此为执，则亿万佛出世也救之不得。无此识见，妄称念佛。

有这般痴汉，称修密而即身成佛，不过自欺欺人，其所成就者，犹不及大罗汉之一二，妄言成佛？一身与亿万身，不过幻中游戏；一世与三大劫，亦不过梦中演排。于此妄分甲乙，可怜可悯矣。

更有这般痴汉，称参禅而一悟成佛。而佛者何曾迷？无迷何须悟？尔等悟者实大误也。若参禅有所悟，则皆有求之痴心作怪，因悟更迷，可悯可怜矣。

念佛、修密、参禅，皆万千法门之一门。而条条菩提路，处处涅槃门，岂是尔等善恶得失之妄心可测度？

真修行者，成一切魔王、入一切污土，于地狱三涂而成就，安可以求净土之安逸而偷心？宁生亿万地狱，也不住片时净土，此真修行者也；宁亿万世不成佛而入一切污土而行菩萨道，此真修行者也；宁亿万身为三涂众生而救三涂，也不于一身而成佛，此真修行者也。

你连魔王都成不了，还想成佛？做梦去吧。

---

## 教你打坐28：本质上，一切众生都是无知的

在未最终成佛之前，本质上，一切众生都是无知的。即使是十地菩萨，可化生为大魔王，行各种不可思议之事，仍然有无知的地方。

不承认自己的彻底无知，就没有打坐的资格。打坐，本质上就是从无知开始，深入所有无知的层次而成就。你的一切知识，在打坐时都毫无用处，因为那些不过是无知的闹剧。

这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包括一切佛教的知识，你带着一万亿的经卷，在打坐时也毫无意义。因为那不是你的，和你无关。你相信那些经卷，本质上是出于无知。

无知是有层次的，同一层次的无知就产生争论，所有的争论，都来自同一层次的无知。例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是来自同一层次的无知，当你超越了这个层次，就根本不存在这个争论的基础。

再例如，生命是否是轮回的，无论你说是不是并因此而争论不休，其实都是来自无知。因为不管说是的还是不是的，他们都根本没有实证轮回的有无，都不过是耳食而已。而当一个修行者，他实证了轮回，当下看着众生如何出生入死，这样，轮回的问题就根本不值得去争论了。关键不是轮回的有无，而是如何达到这个实证轮回的层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信仰都来自无知，因为无知而有信仰。而实证是不需要信仰的，但所有的实证，其实都是为了深入那更深广的无知，这是问题关键中的关键。

一个过来人，知道这无知之路的所有陷阱、机关，因此，在路上留下些记号，给所谓的有缘者。但这终究不是究竟之道，标记甚至又可以成为新的陷阱，因为在无知之下，一切皆被陷阱。

落陷阱、下地狱，这都不能成为退缩的理由，而且，退缩之路上同样陷阱重重。一个不能下地狱的修行者不配当修行者，其实，任何一个人，在生死轮回中，都无数次下过地狱了，地狱，不过是无知路上的一道风景。



关键，要超越这风景；不光是地狱的风景、天堂的风景也要穿越，任何的留恋都不过让你重陷轮回，只能勇猛精进，达到不退转，才有少分的相似。

但即使不退转，依然在无知之中。只是，已经达到那无知的中心，不退转正是退转之根，必须连根拔起。

---

## 说点想说的话：给现在、未来的人类

这次的病，说实话，并不是本ID预计中的事情。本ID又没有神通，不过平凡人一个，只是一个永远只愿意站立的人，而且希望探索、展示人的所有潜能、可能的人。

曾经说过，只要一切顺利，40岁以后，本ID会为文化的建构贡献点力量，当然，真实的本ID与虚拟的本ID就会对应起来。所以，本ID这些经历，都在真实地记录着，以后，就成了本ID真实传记的一部分了。

40岁以后，人才会真正而立。本ID并非好为人师，只是看到很多现象、理论都过于荒谬，而知识是全人类的，本ID有不同的见解，当然可以提供出来。

本ID从来只觉得自己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言、行合一，本ID将自己的生命记录下来，也是言的一部分。

实证，一切必须如此。人，生而受骗中，你的文化、生存前提都构成你生命系统的所谓公理。而公理，往往就是骗局。

人生，真要活明白，前面30、40年，都要破这骗局，当然，有历史以来，真能办到这事的人，估计也没几个。绝大多数的人，不过在受骗中终其一生。

现代人，更是如此。我们不过首先都是耳食之辈，最终选择了一种信的东西，然后如抽鸦片一样一生了。

绝大多数的人，循规蹈矩地一生；而风云际会之时，又有所谓英雄、革命；这构成历史。有些人，希望穿越人的阶梯，因此而有了修行。

如果人只是人，那么，人如何去安顿只不过是一个审美问题；如果人还有穿越的可能，那么，人，就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实践。

在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绝大多数的选择，因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审美标准而活的，也就是他们放弃了上下的寻求，毕竟那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极端无解的游戏。

而最恶劣者，就是那种号称自己亲证了人可以穿越，然后骗取真实生活中实际利益的把戏。

历史的绝大部分，由各种级别的忽悠构成。忽悠包括口号、宗教、理论等等等等。

当然，人类文化的很大部分，都审美地利用了修行者的实践。例如，禅宗化的文化，如果没有这种审美的利用，中国文化的很大部分都失去光彩。

但这种利用，将真正的实证变成了一种人类化的审美，将无数修行者用生命磨出的血痕变成修饰自我所谓修养的线条，而这不过又成了另一骗局。

以后的人类，应该清醒地告诉自己的后代，这样教育他们。首先，我们是人，我们拥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个人的公理化系统，这个系统之外有什么，这需要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去穿越。

告诉每个成为人的人，例如，在大学的第一堂课里，你的人生，只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审美化地，这包括经济动物式、革命式到逍遥天地式各种活法，但这都是人的审美式生存；另一种，穿越人的公理系统的实践，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选择。

当然，既然为人，就要负起人的责任。本ID现在所作，连法布施都算不上，只是在世间法的公理系统里，把自己的一点实验结果进行现场展示。

这个展示，完全可以精确地记录其真实。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记录下一个本ID的活动变化，就是明天本ID要出中医院，到外面走走，以后当真实的本ID对应之时，可以来查医院的记录。

本ID是以数学的严谨对待这次实验。

还可以告诉一个以及记录的记录，打了两支1800元进口的增白针，白细胞从1000到1400，然后两支到2900，本ID借了这两天四支针的力量，第三天早上能坐起来，进入最勉强的打坐状态，把全身勉强通了一遍，主要是把脊梁的管道疏通了一下，第三天又一支后，结果是12000；所以本ID现在已经可以写这么长的文章。

本ID的生命操作游戏当然还没有成功，当然还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了，在失败的最后一刻，本ID会公开真实的身份，这样，一个完美的生命记录可以给后人以经验。

不过，万一失败了，本ID很多已经成型的东西都不能写下来了。但本ID的观点是，如果连生命实验游戏都玩不起，那么，这人所认知的理论，也不过是现在众多垃圾理论里的一种，少了就少了，没什么可惜的。

这次一个最大的惊喜，大概也是以前还有些善缘，本ID的亲弟对中医的理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帮了本ID的大忙。前面，本ID说三碗汤就把本ID调过来就是他的作为，毕竟，这需要人去干，而能干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当然，在大的方面，他还有所不足，但在具体用药方面，至少他的起始点是对的，药就应该这样用，而不能像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医，现在的不过用的是死药。

在中医方面，本ID是视角特高，但没什么机会实践，总不能到街上抓个人回来实践吧；他原来暗地N年，让本ID很大惊喜，不过他的志向不在悬壶，属于道家一类疏懒之人。

所以，如果这次本ID失败了，对中医，也可以增加一个问号。

本ID现在是以科学实验的态度来写这些东西。

实验报告分段总结，该写的应该都写了，到此按暂停。

---

## 难得糊涂，难得有病

脱离大部队开了一周小差，跑到到处美景美食的地方海饮山吃，确实要严重检讨。难得有这样一周，当然就难得糊涂地《糊涂歌》回归队伍了。

其实，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难得糊涂的地方，当然，人生如网，那是最好的难得糊涂之所。例如，网络中，每个人都是无性的，这就很好，平常的性别区分与歧视等等，在网络中就没意义了。另外，最难得糊涂的就是网名了，大概，本ID那曾经最出名的网名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喜欢数学的女孩”，这个名字就是典型无性别的，关键看你怎么断句了，不同的断句有不同的输出值：“喜欢数学的/女孩”=女，“喜欢/数学的女孩”=男/女。所以，这个名字的性别就是一个最好的网名。

糊涂，不一定有病；有病，不一定糊涂。当然，这病有很多种，最关键的一种就是在人生中一定要有一些东西能让你有病地行为一把，至于身体上突然来一次大病，那就更有意义了，难得有病，难得糊涂地休息一大把。你说，除了有病时，什么时候可以天天心情愉快地海吃山喝？

糊涂万岁，有病万万岁！

至于股市，没什么可担心的，现在已经走得超级完美，一直顺着60天线调整，一旦再站上本ID一直强调的分水岭3656点，就直接上60天线，行情就可以发动了。最近注意一下布林通道，不排除先破再立，深挖井才可以广积粮。

今年什么多，早说了：井呀，井后是冈冈后山，这才是我们的井冈山。

---

## 大病识人

辩市不易，识人大难。一场大病，所得良多，其中一项，就在这识人更多上。死生时刻，一切虚情假意都褪去伪装，是什么花花肠子，大分明矣。这次，不少人在本ID只有三月性命的通告中原形毕露。这里说的都是现实中人，一场好戏，扒尽人间假面具。假面具褪尽，真心友、生死交自然呈现，不识而识矣。

黑夜给黑眼睛寻光明，大病得大智慧辩真情，好坏之间，就看你如何转化了。如果大病首先把你击倒，那么所谓得大智慧辩真情又与你何干？人，首先要自我站立，站起来平视一切，智慧自然涌现。一死生，等祸福，没有这样的胸襟，那就只能成为无枝败叶被红尘所飘。

病乃我病、病我一如。我，乃病我者；无我，何来我病？病根，在我非人。我此身心，乃万病之源。身心入手，自然万病可除。而人多身心两离、身心相敌，自然万病缠绕，永难解脱。身心一如、身心相净，此乃解万病之通途，行之则显矣。

万事得成，皆自众缘相合，偏之一，成败易。成败多在一念间，不察之而妄行，人世之通病，世人常于病中而不知矣。妄受、妄想、妄行、妄识，显之皆病色，色病顺此而浅深，四妄尽除则色病无缘。

**大病识人，人皆自我，病我得识，我病得除。识人、识我、识病，则不枉大病因缘。转大病因，得圣智果，因果不爽，切记切记！**

---

## 历史循环与六道轮回的数字化证明

世多不学之辈，以其萤火之光妄想照耀宇宙之大，终陷自我巢穴废其一生。能被科学、能被人类的，永远不过是宇宙之一尘，企图以科学、人类来宇宙宇宙，除了显示科学与人类的无知，别无意义。

当然，在我们可理解的范围内，我们一定要尽量穷源，绝对不能盲信或盲不信，很多人的信与不信，都是糊涂盲目的，这样的认知，又有什么意义？

例如，前面说到的历史循环以及经常提到的六道循环，最直接的认识，当然就回到历史与六道的循环与轮回中切身感受，不过，这种因缘并不是人人能有，大多数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理智的思维能把握这种相对神秘而非日常的事情。在理智能接受的范围内，最严密的，当然就是数字化的证明了。

首先给一个不太严格的定义：一个有限元素构成的集合，如果在某一算子作用下能保持集合的封闭性，那么该集合对该算子就是有限封闭的。我们接触的神秘东西，基本都属于这类集合。例如历史事件的集合，首先显然是有限的，其次，历史被历史后依然历史，所以对历史这个算子，集合显然也是封闭的。六道轮回，至少在我们可理解接受的范围内同样如此。

那么，这样一个系统，在算子作用下会有怎样的呈现？一个最简单的定理就出现了，就是从集合的任一元素出发，总会在有限的步骤后出现一个循环。这个定理的证明很简单，如果不出现循环，那么这个步骤可以无限下去，而出现的元素都不同，这就和集合元素是有限的矛盾了。注意，这个定理至少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是不患的、绝对的。有了这样一个定理，关于循环的必然性就一目了然了，循环并不神秘，反而和大多数人的直观相反，是必然的，而不循环才奇怪了。

至于循环长度的一致，这由构成集合元素在算子作用下一致程度所决定。例如中国近代历史的32年周期，是因为中国这段时期都处在一个从历史低谷向上走的过程中，有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动力，因此出现相对一致的周期是理所当然的。而所谓的历史动力，归根结底就是人本身，就如同股票的价格是交易者综合游戏的结果，历史也一样，人之间的合力构成历史的最终动力。

周期并不神秘，周期是我们合力的共振引发的，引发周期的是我们自己，而一些蠢人，还为自己所参与的引发而迷惘不信。当然，历史的游戏是缺不了这些蠢人的，就如同股票市场中缺不了最终倾家荡产被人分而食之的，现实就是如此。

至于六道轮回的探讨，需要比历史的要深入很多，关键是要看不同元素在算子作用下的分类表现所构成的不同性质的循环，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由此，你大概至少能从理性的角度窥视一下六道轮回。

---

## 真诚与谦虚才不会有眼无珠

先说大盘，其实该说的前几天都早说了，唯一可以补充的是2524点是6124下来的3600点，附近应该有强力的中线支持，如果6124点下来的第一段跌幅和这次的最后一跌相等，那么1345点的下跌位置大概在2430点附近，因此，中线的强支持在2500点一带，是否最终跌到这个位置并不重要，关键是昨天说的下跌节奏，下周的首要任务，就是形成这轮下跌的第二中枢，否则，一切免谈。

操作是一种精细的活，那些囫囵吞枣之辈肯定没戏。直到今天，竟然还有人自以为是地拿着自己所理解的所谓“走势必完美”来这里献丑，请好好把课程都先学一遍，看看本ID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里面有好几个课程专门说这个问题，可惜和这些人理解的无关。

有人经常说，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这一点，其实是有点准确的，至少在秦汉以后垃圾化的儒家文化逐步侵蚀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科学精神是少之又少了。科学精神的一个很大方面，就是对知识全人类性的彻底认同，知识是客观普遍属于全人类的，这是最基本的科学底线，但在中国，那种口传心授的传统下，这底线是不存在的，多少好东西因此失传，但制造这些灾难的人大概也不会以此为耻，这就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

其实，科学精神必然要求广阔的心胸，对知识的普遍尊重，决不会因为这知识是自己所把握的就藐视别人所把握的另类知识。但中国人的一个普遍毛病就是，就算不觉得自己天下最厉害，也大概暗地里觉得自己把握的东西天下最厉害，别人的都不行。一旦别人的行了，冒头了，就千方百计去打压制造事端甚至消灭而后快，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太多见了。

例如，这次见那手握秦朝失传秘密的牛人，那牛人是从外地来的，是清华一院长专门为本ID请过来。那院长对这人的水平也不大清楚，只是让试一下，说这人的东西都是祖传的，可能会有用。

任何一个见到这人的人，都会失望的，因为这人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让人信服的外表，反而是一副让人大为减分的神情，进来也不打招呼，就自己坐下来，不断上下打量本ID，然后在纸上写点什么。

大概从来没有医生是这样看病的，后来他说，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来，只要寄个半身相片或网上来个视频就可以。注意，这人可没有任何特异功能，并不会所谓的传感、透视之类的玩意，至于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本ID暂时不能说。

后来，我们就出去吃午饭。我弟对中医也了解颇深，大概起了我慢，边走边私下对此人大加贬斥，称之为骗子。本ID反而没这种想法，临进餐厅，本ID只问了这人一个问题，就知道这人至少水平比我弟高了，至少可以有资格和本ID聊聊中医。

本ID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如何看《黄帝内经》。其人直说这是一本伪书，竟然和本ID的看法完全一致。然后再问他，如何得之，他说是祖传下来的看法，因为真正的古医书，在秦朝已经基本失传，他祖先刚好逃离咸阳而在那场大灾难中幸存下来。

本ID接着就告诉他，之所以认为《黄帝内经》是伪书，最开始是从文体辨识，里面的四六句式太多，显然的唐朝文体。他马上说了他祖传里说是唐朝的谁谁谁搞的，然后谁谁谁又如何的一些掌故，在朝代方面，我们又取得了一致。

注意，辨别古书，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看文体，不过这需要很好的古文功底，否则没戏。

后来边吃边聊，互相越聊越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能和他如此等水平沟通的人从来没有，本ID这里也一样。不过他的缺点还是视角小了一点，多在中医的范围内了，因此，聊到最后，本ID大概已经知道要在这人身上学点什么了，只要学到那一点，那他的所有知识结构就已经被本ID所消化容纳了。

知识的学习，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要真诚与谦虚才不会有眼无珠，如果都像我弟那样大我慢，那就算真佛降世，你也要错过。其次，你还要有相应的消化认识能力，否则你不可能从纷繁中找出真正需要学习的，人生苦短，不能浪费时间做无用功。

人生学习最悲哀的不过是：因为无知傲慢错过真正的好东西，又因为无知贪婪在假东西上耗费生命。

后来，相约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超长的时间，连续N天地长谈，然后把人送走。结果晚上回来，本ID用他提点的诊治结果，用了点打坐的小方法，几小时后出现大奇迹，这奇迹终于让我弟信服，那天我们是遇到真正的高人了。

注意，他给本ID的处理意见可没说要用打坐的方法，但只要明白了其间各自的原理，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必须指出，由于目前本ID的打坐水平很低，所以不足以光用打坐的方法彻底根治这病，但那管道已经打通，其实有足够的休养，自己就会慢慢好。

当然，为了快点好以及不让拖太长时间再生枝节，所以现在必须要找中医里其中一门的高手来，大概诊治两三次就可以彻底根治。但这门的高手也不是这么好找的，这门的手法，总共有十九种，一般的只会两三种，而且知道总共有十九种的人大概也没几个，本ID只要一问，你会多少种手法，回答总是让人绝望。本ID暂时还没有让只会十种以下手法的人试验的兴趣，所以只好耐心等待，关系已经彻底发动，这次把全国掀一个盖，看看有没有会十五种手法以上的。

现在，本ID的病已经为次，通过治疗，结识中医中仅存的牛人，然后把他们失传的东西学到手，反而成为本ID最关心的事情，看缘分如何吧，一切无法强求。

周末了，各位好好休息，最终的，让自己的心彻底清洁一下。

---

## 教你打坐29：那堆矛盾论、辩证法的蠢人

先汇报一下周五理疗来的活动。理疗前，左侧异常不舒服，本ID的弟弟又不会一些招数，十九路的人又毫无踪影，本ID只好外出觅食，找到一个尚可的中医。本ID开始试图说服其对那奇人说的病根大打出手，结果他中老年性地异常小心，一再追问本ID颈部的肿块情况，本ID只好说了些善意谎言，把其引诱到病根外一层的病象上，然后说，你怕那玩意，那就对这下手，总不会有问题吧。先金钱交易，其后一阵忙乱的动作，其中涉及一种最普通的中医手法，那奇人要求的他不会，这倒弄得还可以，半小时后，本ID就可以扬长而去了。

回到公寓，如洪水泛滥，时塞时泄，2小时不到时间，不仅左侧麻烦消，颈部肿块也明显地变小，看来奇人与本ID现在认定的病根又被验证了，蒙人在外围用最普通的手段竟然有这效果，我弟弟也终于很明确地说了一句，看来那人说的是对的。

不过，从这以后，十分不健康：先找来两人凑成四人帮出去对一桌子美食严重文革了N小时，然后回来在四方城下展开了16圈的连夜鏖战，在东方发白之际才鸣金收兵，起来午饭后又去看房子去。现在地点基本定了，那房子在CBD里，顶层复式可带游泳池，由于要大动土木，所以实地考察、约设计师看能否有好的装修效果，实在够折腾。

晚上回来，发现肿块竟然没有变大，深夜又变成锥型，现在起来了，基本还保持，不知道是否有些古怪事发生，本ID等着。

现在有两套房子可选择，除了上面可带游泳池的那套，还有一个面积小不少的平层，想在新房子看奥运，就只能后者了。基本也就这两个选择，之所以不能完全确认，是前者的装修效果能否满意必须让设计师给本ID信心，因此只好等月底之前确定后再说了。

好的，该汇报的都汇报了，就继续打坐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闹剧里，曾有所谓的“合二为一”伪擂台毛大爷的“一分为二”，且不说结果如何，都不过五十与一百的把戏。无论“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都不过是在矛盾论、辩证法弱智文字游戏的自读空间中展开。

站在学术的角度，世界上大概没有太多事情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还以某某伟人说的口吻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继续谈论所谓“物质无限可分”的正确更让人喷饭了，而这竟然成了所谓“一分为二”弱智论点的证据。而实际上，任何生活于量子力学之后玩学术的人，除非脑瘫，都应该知道“分”是有边界条件的，“可分”更必须建立在可量子力学的层面上，“物质无限可分”只不过是学无术者的弱智幻想。

一旦不立，何来立二？只有那些忒二之人，才会“一分为二”、“二分为一”地显示其二。

有人可能要以恩格斯说事，反驳本ID，既然你要捍卫马克思，那么恩格斯还有《自然辩证法》。而实际上，马克思是马克思，老马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前人多有论述，而恩格斯最二的，就是那《自然辩证法》了。恩格斯更像是马克思向列宁异化的中间桥梁，其中的历史渊源与演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只是这种课题，大概是小儿不宜、大国亦不宜矣。

所谓矛盾论、辩证法，不过是人类游戏中画地为牢后一串逻辑呓语，而学且以之为宝的（排除智力问题，更多地关系于政治表演），又以此为牢，“物质无限可分”地无限K粉了。

矛盾论、辩证法的弱智呓语太多，——批驳和连载主题太不靠谱了，这里就以最早的一条之一“人不能二次跨进同一条河流”为例子，让各位看看其无聊把戏。

任何“同一”性论断，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角度，而可观察，意味着重复性，一次性的东西都不存在可观察性的。因此，“同一条河流”判断的建立，也必须在重复性的可观察基础上，否则，那“同一条河流”不过是一串脑电波的颤动，和实际的世界毫无可观察的关系。

因此，如果没有任何手段去重复确认这“同一条河流”可观察的客观可建立，“人不能二次跨进同一条河流”逻辑呓语就更无法建立了；如果存在某种手段去重复确认“同一条河流”可观察的客观可建立，那么，可观察性是不能在观察者跨进河流后就变得不可观察，可观察能重复多少次，当然就能跨进多少次这在可观察保证下的“同一条河流”，谁说我们不能泡在水里观察河流的？

现在，环境恶劣，那些河流都很脏，如果没有一定的解毒能力，泡吧泡网泡脚泡鸡鸭鹅兔也千万别跨进那无聊的矛盾论、辩证法呓语河流去泡，太脏！

至于本ID，天堂地狱任往来，就甭说这矛盾论、辩证法的肮脏河流。吸尽千江脏水，吃尽世间毒物，才是真修行、真打坐，没有这见地与实行，还是回家生孩子学矛盾论、辩证法去吧。

---

## 教你打坐30：从本ID一些家事说起

注意，补充一句，刚和奇人通上电话，真是好事多磨，原来当时别人转发的电话就搞错了一个数字，他说明早找人接本ID去他家，他家就在附近，所以明天肯定没帖子了，后面怎么安排，本ID也不清楚。

更特别注意的是，刚才扫了一下留言，本来想清理一下广告，发现有朋友说曾和本ID聊天，这肯定是冒充的，本ID不知道多长时间不上网聊天了，而且本ID只在这里发东西，网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肯定不是本ID发的，而且也从来不见任何人，所以请不要随便留电话，免得给坏人机会。

很感谢各位的留言，就算那些咒本ID快点死的，本ID也感谢，因为这样等于给本ID消业，而这是以这些人的增业为代价的，如此舍己救人如何不让本ID感激？可惜本ID一时间还死不了，现在精神头足着，所以请继续发扬，来点更狠的。

本ID现在汉口，所以才有怎么还有如此荒凉之地的感叹，因为在印象中，汉口相对繁华点，可能本ID搞错了。因为那奇人就住这里，没办法，只能如此，一般奇人性格都有点怪，本ID不想因为一些细节把重要的事情搞坏。

来找奇人，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学东西。因为单纯治疗，本ID随便找一个人，只要有时间，在本ID的指导下，就可以达到奇人的大致效果，不过时间肯定长N倍以上。而且，有一点本ID还不太有把握，除了类似方法，这奇人还有没有有些本ID意想不到的，这可是宝贝，此外，最重要的是，奇人那已知道的独门工夫，刚好能补本ID目前知识上缺陷。

由于没有被同意，具体的工夫就不描述了，大致说，本ID现在对中医的把握程度，在理论上是绝对独门的，但这种方式，只能教那些有特高领悟能力的人，而具体对大众的治疗，本ID确实没有办法，因为本ID现在只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让病人自己去按某些方式就修炼，这样最后把病以及其根给去了。如果那病人没有特高的领悟力，这方法完全没用，而奇人的方法刚好能救其弊，有了他的方法，本ID就可以广泛地疗治任何一类型的病人，而且，由于站的高度比奇人的高多了，所以他的方法在本ID手里，一定大放异彩，其实也等于救了这门绝学。

本ID有一个心愿，就是对身心皆能广泛地加以治疗，让更多有缘人得之，如果真能学到奇人的工夫，这心愿就能成了。至于本ID的病，那是小事，如果本ID最终不能成功，那不过是换个游戏的方式，转身再来也未尝不可，根本不存在担心的问题。

本ID的病，其实里面还有诸多波折，由于详细说出来，涉及本ID一些家事，所以一直不想说，但现在是一个机会，说出来，能让有缘人得之，本ID也无所谓了。

某种程度说，本ID这次来武汉，是逃出一个恶性循环，本ID可是为此憋屈了好几个月。不用拐弯抹角，这事与亲情相关，具体说，与本ID弟弟相关。

所谓亲情，正眼观之，也是历劫积累下来的业缘，这缘不解开，总是不好的。本ID大概太希望通过这次大病解开了，所以干了很多违心的事情，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忍辱负重。

本ID的妈妈是广州西关的，最正宗的广州人了，因为妈妈那边的亲戚都在广州，大概是南北结合，所以本ID从小就有点特别。而且，因为此，本ID从小时候开始，最远海南、大西北的，都至少住过N年以上，广州和北京就更不用说了，大概这对本ID的性格很有点影响，同样的原因，弟弟的性格可能走的是相反的路子，但这些，以前都没太注意，这一定是本ID的问题了。

弟弟大概从小就觉得受到压抑，总是想比本ID厉害，因为本ID学习的成绩一向太好，读的学校，从小学开始都是最好的，结果弟弟大概为此受了大苦，从小学开始，一直就为读本ID读的学校而奋斗，本ID去那些学校，从来就没觉得有什么压力，从初二开始，本ID基本处于不上课状态，结果也没什么影响。正因为本ID不上课，所以发展出很多其他爱好，例如本ID没学过就会自己写出乐曲，后来还专门去学作曲大概也为弟弟增加了新的压力，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本ID发现弟弟也试图想写点曲子，但当时没想那么多。后来，本ID一直没干什么所谓的正经事，股票、传统文化，禅宗等等，一直就单干，这也给弟弟带来无限的模仿压力，他好象也没正经上过班，也折腾起道家中医等事情，股票也暗地干起来，记得有一年，他曾很高兴地告诉本ID，那年他股票赚了快20倍，大概是1999年的事情吧，但当时本ID已经干过太多的所谓大事情，对此大概也没太留意，换了现在，本ID一定说，好厉害呀，这样至少能让弟弟舒服点。

上面这些，本ID原来真是一无所知，是这次大病，才让本ID确切知道。事情就发生在第一次化疗后本ID肝昏迷那次。当时本ID的行为大概有点怪异，弟弟大概也以为本ID故意刁难他，在一天晚上，事情发展到极端火暴的状态，在本ID不大清楚的意识里，弟弟当时肯定是一边哭着一边揍了本ID，原因是本ID把房子里的玻璃打碎了，而且还要问，为什么这些玻璃这么不禁打，后来还把手提电脑也给毁了，总之，一切带镜子的东西，都成了本ID毁坏的目标，在所有对肝昏迷不了解的人看来，确实是很可恶的，而且，因为小时候的事情，大概弟弟也找到了宣泄的机会。还强迫本ID一定要把他煮的粥和汤，一碗又一碗，不喝完就不给睡觉。

后来，我们的对话在弟弟的一路哭述中进行，他历数了本ID的诸多罪状，例如，因为本ID学习好，而教他的老师刚好都是教过本ID的，结果所有人以本ID为例子去强迫他，在他看来，只有妈妈和外婆才是真心对他好，其他所有人都是故意害他、骗他。而本ID的妈妈和外婆都不在了，换言之，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害他、骗他的。本ID最可恶的地方是用钱大他，他不需要钱，他最恨本ID花钱如流水。这点本ID真是无言可对，因为从事的行业，本ID大概从1994年开始就进行着一般人大概永远都很难达到的消费，但这完全都是一种习惯了，本ID平时也很少见弟弟，大概见面时一些习惯让他很受伤，但本ID一定是毫无觉察的，因为太习惯了，例如，本ID说去哪里哪里吃饭吧，可能那地方就让弟弟受不了，一点菜，他可能更受不了，但本ID确实是毫无其他想法的，都是习惯，其实后来完全收敛了，特别2002年的事情出现后，但那时候开始，和弟弟基本很少接触，直到这次大病。

其他的罪名太多，最近的一条，就是本ID第一次化疗时一天一万元都盖不住的消费让他觉得很变态，他说他曾经病得脓都灌上头了，结果一个月才用几百块钱，诸如此类的。其他就不说了，总之，都是本ID的错。

本ID也搞不清楚后来他是怎么走的，总之把本ID的信用卡、钱等等都拿走了，好象留了几百块钱，不过本ID没找到，好象说是这些东西害了本ID，他要自己去休息一下，他已经为这事情付出太多，如果不是他，本ID早该死了，第一化疗中不是他的药，本ID也早该死了等等。

本ID也搞不清楚是不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中途本ID好象糊涂之中打了不少电话，大概都说了些糊涂的话，总之没什么记忆，另外，可能糊涂中把本ID的博客告诉了某些朋友，这不敢确定，总之，后来恢复后有不少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看了博客如何如何，本ID至今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回事情，不过这些都是好朋友，不会对本ID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本ID也顺其自然了，但还是要提醒一句，各位大哥大姐，千万别去责怪本ID弟弟，本ID一点都不怪他，那确实是本ID的问题，他年纪小，本ID本应该多点关心他，所以，一定不要在他面前提这些事情，否则以他的性格，肯定撕破脸了，而这等于毁了他的慧命，罪过太大了。

后来就发生本ID的一个学佛的亲戚以咒破恶咒救了本ID，然后有军队背景的朋友从北京等地跑过来，把本ID弄到部队医院。同时，亲戚也把弟弟找回来，如此大的冲突就没有了，不过因为那奇人，又发生一次小冲突。

弟弟大概对他的中医很自负，奇人专门从武汉过来是因为清华一朋友的面子，他也不起床，且不说礼貌，后来本ID封了一个大利市包给那奇人，他等人一走的骂人家是骗子，如果这样说几句就又请吃饭又收那么多钱，他早就赚不知道多少钱了，诸如此类。那次，本ID也懒得和他说什么，晚上用了两小时，用最粗糙的打坐方式探讨了奇人的方法，结果，两小时后肝到头顶的某通道就打开了，本来说话很费力，结果一下本ID就可以中气十足地唱歌剧了，本ID就故意在病房里唱歌剧咏叹调，弟弟又不是笨人，当然知道什么意思。

但他一直不让本ID打坐，说那次肝昏迷是因为本ID打坐搞出来的，总之本ID一想定一下，他就开始折腾或者显示出不高兴，那本ID也懒得折腾了。然后本ID就和他说了，现在就完全按你说的，也不去找什么武汉人了，给你试验的时间，看成果怎么样。至于成果怎么样，那是再明显不过了，有一次，本ID跑出去找了一个老中医，然后说了另一种从而引导他用他的手法达到类似武汉奇人的方法，结果一出来，肿块就明显小了1/3，那天表弟等过来打麻将，都验证了，弟弟当时也说了武汉人可能真行，结果几天后，又开始说武汉人不是根本，其实是半桶水，诸如此类的。

念咒救本ID的亲戚经常过来医院，本ID就借和亲戚聊天点醒他，当然同时也是为了点醒那亲戚，这方法后来确实有了点效果，因为本ID说的内容，显然不是他能解决的，但要让一个人觉醒，哪里有那么简单，就看他自己的慧命了。

这次，终于找到出来的机会，而且是不伤和气的，本ID说，去试一下那武汉人是不是骗子，如果没效果，就马上回来。弟弟说他一定不来武汉的，因为他不想见那人，这更好了，总之，不伤和气又能来武汉，这就两全其美了。

说这么多，不该说的也说了不少，唯一目的就是给有缘者一个鲜活的例子，从中见到点什么，就自己去见了，本ID没什么可说的。但亲情是本ID现在最注重的，本ID万一有什么不测，弟弟是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这些东西，本ID就让他去处理了，他自己去用，是他的现世福报，他捐献、建庙等等，是他的来世福报，如果智慧不了，就先福报吧，这也是本ID为了缘分现在能给的最好了结了，当然，只要有一丝机会，本ID希望见到他真正觉悟的一天。

家事就不说了，说说一个回帖，因为无数人将自己的慧命死在类似的迷途中，本ID不避泥水，就看各自的慧命了。

新浪网友

看缠文替你捏把汗，在文字游戏里玩禅，看不到随喜心，平常心，有的是贪嗔痴疑慢，要知道法布施是最大功德，胡乱说法也罪孽深重。尔“我执”太重！自诩“进得去、出得来”？可扪心自问？心怨不怨？燥不燥？烦不烦？妒不妒？安不安？六根净不净？六识虚妄不虚妄？分别心安于何处？无分别心又安于何处？读文如阅人，一览无余。原尔“我执”破之！说禅法慎之！送神秀一偈共勉：“身似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尔与某都在这个境中打转，醒一醒吧！愿一切功德回向众生！

(2008-08-15 18:21:41)

这位以及类似见解的人是否明白，贪嗔痴疑慢是生死，随喜心、平常心是大生死；六根不净是生死，六根清净是大生死；世间法是生死，出世间法是大生死；六道轮回是生死，涅槃净土是大生死；“我执”是生死，破“我执”是大生死；就算本来无一物也不过在生死境界沉浮，说什么进出？无处可进，无处可出，一箭三关犹是箭后活计，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此陋见妄识，竟想窥测无上禅宗、佛之心印？

奉劝各位，如果没有真修实证，就宁愿一句佛号一念万年去，总比虚谈妄说要好，好自为之。

---

## 说点闲话

下午有事，并不一定有时间写帖子，晚上没睡安稳，起早了，所以不妨闲话几句。

最近确实比较麻烦，最麻烦的是最近几个月，躺坐太多，弄得腰间出现神经压迫，也就是还远未到中老年的本ID竟然出现中老年人常出现的症状，神经压迫引发的持续疼痛是最讨厌的，严重时双脚发麻，很不爽。所以，现在每天可能要去牵引一下，否则再严重下去，那就大麻烦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治疗那大病，很多削下来的东西需要排出，注意，不能通过排泄之类的渠道，那些渠道最多排点比较粗的东西，现在削出来的可精细多了，因此一些身体上的压力的就很大，而前面过长时间的折腾，使得身体本来就虚，因此有些本不明显的毛病都明显了，如上面说的神经压迫。说实在，单纯治疗那病本身并不难，但如何平衡因此引发的其他毛病而不至于影响治疗的延续，这才是难点。

这就如同股市，出一个底分型不容易但还经常能出现，但最终站住上沿延伸出笔，就难太多了。很多的效果，在时间之下，都变得毫无用处，这是一切治疗的麻烦所在。

奇人一开始就隔两天治一次的节奏是对的，其实应该是搁三天，只是本ID坚持说能熬住，才改了两天的。现在看来，这坚持可能还是有点心急。所以，现在本ID只能在这自我选择的可能有点快的节奏下来坚持了，既然这样，本ID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如果隔三天，那治疗10次就要一个半月以上，也太慢了，本ID苦点也希望节奏快点。

现在，基本没有思考的兴趣，脑子就不好动了，身体内部却变化迅速，按奇人的说法，代谢基本快了几倍，感觉上也是。弱弱地说一句，例如很快就饿，像得了甲亢一样，对疼痛等反应敏感又持续，以前不觉得有问题的都问题起来了，晕。

看到有朋友说耳朵有变化，这千万要注意了，耳聪目明身体好，耳朵开始有变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请去找一些好一点的中医，先行调理一下，至于能不能找到，就看缘分了。

可怜呀，以前的教育里，正式的儒家教育里，中医是必须知道而且要特别认真学的，因此一些小毛病，都能自己搞好。可惜，中华文明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从教育开始，就有了大问题，你说一个人，连医学人体都没搞点明白，明白其他又有什么意义？就算站在最科学化的角度，人是观察者，你对观察者本身都一无所知，后面的把戏真只能是把戏了。

本ID现在的精力确实不适合开写中医，太费心，等恢复一点再说。现在写帖子，其实有经验的人，从本ID所写就知道精力有问题，就是那最内在的绵绵不断的生力弱了，这和文章的外显形态无关，而是一种只可感受的东西。低手，在外在情感冲击下，可以外显出很好形态的文章，但高手见之，依然能分辨出其中最内在的那股绵力等级，那才是决定最终成就的关键。所以，高手就算写得最垃圾的东西，只要那绵力还在，魂就在，水平就垃圾不到哪里。李白最垃圾的诗，让那些二、三流诗人，可能一生都写不出来，道理如此。

没力了，不写了，洗洗不睡，等股票演戏，等下午治疗，然后又一天，无聊不？如此缘分如此局，何时才能了结？该了就要了，不了了之才是屁话。二祖高龄后还是去玩那闹剧，然后了缘而逝，这才是大慈悲大担当，此缘本无可了，而了之而结缘无量，此无量众生皆了而化去无穷冤业，修行人随缘而行，岂真为己？

世界本空，业缘非有，正好大战梦里魔军，与众生演无量镜花水月缘，岂不快哉？

---